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說 文 釋 例

(二)

王 筠 學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說文釋例

(二)

王筠學

國學基本叢書

說文釋例卷三

安邱王筠貫山學

形聲

許君敘曰。三日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案工可第取其聲。豪無意義。此例之最純者。推廣之。則有兼意者矣。

亦聲必兼意。省聲及但言聲者亦多兼意。

形聲字而有意。謂之聲兼意。聲爲主也。會意字而有聲。謂之意兼聲。意爲主也。說解之詞雖同。而意固有不同矣。夫聲之來也。與天地同始。未有文字

以前先有是聲。依聲以造字。而聲卽寓文字之內。故不獨形聲一門然也。先有日月之名。因造日月之文。先有上下之詞。因造上下之文。故執文以求聲。則象形指事。其聲在字外也。而溯其朔以論聲。卽形聲字。亦聲在字先也。是以經典用字。尙多第存其聲者。玉藻趨以采齊。鄭注。齊當爲楚薺之薺。此其一端。郝敬曰。後人用字尙義。古人用字尙音。至哉言也。且豈惟造字重聲哉。卽釋經亦然。釋經之例。以孔子十翼爲鼻祖。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

離麗也。兌說也。皆兼以音訓者也。震動也。巽入也。艮止也。則專以義訓者也。漢儒口授。故重耳學。鄭君而外。鮮不偏主音者。而劉熙釋名爲最。宋儒競心得。故重眼學。朱子而外。鮮不偏主義者。而王安石字說爲最。泥孔子釋經之一端。欲其四通六闢。難已然。字說爲世詬病。而釋名不至同罰者。非謂其時近古也。非惡荊公之治術。波及其學術也。義寄於聲。誠爲造字之本。亦爲用字之權。故偏於聲者。從末滅也。試觀假借一門。無一字非聲。卽轉注

一門亦大半由聲而起。茉莉拈抵火焜妹媚之類。其爲事爲物故同。而其字又一聲之轉。則以或方言之不同。故雖一地而不必同詞也。是以論文字而至形聲。鮮不謂其苟且配合。不屑加意。余故詳論焉。

帝下云從上束聲。此聲之全不取義者。與江河一類。正例也。抑余有疑焉。束篆作。而帝字中直不上出。旣無所取義。何以變形。恐字形失傳。許君以意爲之也。

禴字下。許君之說字義也。已云以事類祭天神。卽足見從

類之義矣。故其說字形也。第二云類聲而不加從類。此當爲許君本文。又用類字引伸之義而非本義。是謂聲兼意。字放此。但是意兼聲耳。大徐少聲字。謬也。

禳從襄聲。詩不可襄也。傳襄除也。與禳除癘殃也。義正合。而祇言襄聲者。以除乃襄之借義也。

禴下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禴。言故者。取其義也。周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注引春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蜃。經注皆直作蜃。是也。而第二云辰聲。不云蜃省聲者。說文究是眼學。不必穿鑿。然吉祥作吉羊。不特用字者如此。卽造字者

已先有之。從此可知已。絹下云繒如麥稍而不曰稍省聲。緝下云帛蒺艸染色而不曰蒺省聲。皆放此。

瑞下云從玉耑。小徐曰。或有聲字。誤也。手部揣下又云。喘遄之類。竝當從瑞省。案非也。卮部𨔵下云。耑聲。讀若捶擊之捶。耑垂一聲之轉。故瑞揣皆從耑聲。小徐連及喘遄二字。尤謬。是猶衛碩人之驕之。叶音高矣。從知揣下云。一曰捶之。卽以揣捶同聲。因生此假借之義也。元應曰。揣。初委都果二反。亦可證。校議亦駁此條。所舉證佐。不復及之。葉下云。實。裹如裘者。求聲。椽下云。櫟實。求聲。案求古文裘。

萊下既云如裘矣。卽櫟實亦猶之。栗房似蝟毛亦如裘也。然則求意兼聲。究是比象之意。

歲從步戌聲。何不作城。其分步字于上下者。原始要終之義也。朔數曰年。中數曰歲。起建子月。畢建亥月。歲星乃逡一宮。十二年一週天矣。戌聲似亦兼意。戌位屬土而兼火。火土陽土也。土受陽氣乃生物。歲功之所以成也。若秦以十月爲歲首。漢初猶沿之。歸餘於終。故律書屢書後九月。當是時也。直可謂從戌意矣。

睡下云從目垂聲。是也。段氏曰。宋本無聲字。目垂者。目瞋

垂而下。坐則爾。夫人與獸之瞑也。上瞼就下瞼。鳥之瞑也。下瞼就上瞼。親上親下之別也。若魚純陰之物。則不瞑矣。段氏泥坐寐之訓。謂坐則爾乎。且下垂作𠂔。邊陲作𠂔。說文不通用。豈可以今義爲古義乎。由前之說。則不知物理。由後之說。則不知字義。請與偃息在牀者參之。

鳩從未聲。犬徐曰非聲。案茱亦未聲。

受部叡下云古聲。桂氏曰古當作占。筠案積古齋頌鼎吳彝皆作𠂔。無專鼎作𠂔。繼彝作𠂔。頌壺作𠂔。頌敦作𠂔。皆與說文古文𠂔相似。疑𠂔本作𠂔。後人改之也。

其亾蓋卽是占。又金石索周追敦𠄎與小篆近。齊侯罇鐘
𠄎則與小篆同。秦詛楚文𠄎字三見。則從甘。因知籀
文𠄎從甘字倒文。與丹之小篆𠄎古文𠄎倒正同字也。
要而論之。甘敢平上同音。占敢疊韻。古敢雙聲。諸文岐出
總有依據。不必定作占。且曆字從甘。金刻蔑曆字。惟𠄎
作𠄎。或亾亦甘之變文乎。惟𠄎不知爲何字。當再考。○積
古齋康鼎敢作𠄎。金刻友或作𠄎。與𠄎相似。內則不友無
禮於介婦。或讀友爲敢。蓋以古文本相似也。

籀讀書也。搯聲。春秋傳曰卜籀云。今左傳作繇。服注。繇。抽

也。抽出吉凶也。牆有茨傳。讀抽也。夫籀之借字爲繇。其訓爲讀書。而繇與讀之訓皆爲抽。抽卽播之。或體也。然則播意兼聲。

樟從章聲者。以葬有木章句。已見其義也。段氏不知此例而增之。

囊從束囙聲。而不作糲者。此形聲兼象形會意之法也。囊橐貯物。則腹必果然。故分束字于上下。以見其中之張大也。且束其口。以妨漏洩。無底者。兩頭束之。其分束字爲兩。亦會此意。是以部中字皆從囊省。省豕豈復成字。惟其皆

象張大之形。且以所從者質處所省之地，不得與它省不成字者同類譏之。俗人篆刻，有錦上添花之名，格式甚俗。然彙字之類，卽其鼻祖。又何深曲有味也。解人當自知之。參下云彡聲。大徐曰彡非聲。筠案石鼓文作，亦未詳所從。玉篇几部作，兩體從之者皆作彡，不能別其孰爲彡部之彡。孰爲几部之彡。印林曰彡部之彡，或體作鬣。從彡眞聲。其韻部所屬，劃然可曉。几部之彡，書傳罕聞。獨彡字從之，而從彡之字因之。不知唐韻何所依據，而定爲之忍切。母亦徒因其形近彡部之彡，而強名之耳。今案彡

字之從彡聲蓋几部之夙非彡部之彡也夙之本音蓋屬

侵部說文從彡部之彡者十餘字字形皆配以左右獨脰之重

文作珍 彡從几部之夙則配以上下所以別也彡體與彡稍變

同則知其下從几部之夙矣彡古音屬侵部凡從彡得聲之字亦無不屬侵部卽子以求母則知几部之夙本音固屬侵部矣夙音屬侵部者疑從几從彡亦聲也許不言聲或以義兼之或脫佚矣筠案從彡聲者三字尋彤皆與印林說合彭則不合又因說文無琛字疑珍亦從几部之夙釋詁珍美也釋言琛寶也魯頌傳亦云琛寶也舍人曰

美寶曰琛。則兼爾雅珍珠兩字之義。且詩書竝無珍字。旅

有之古文也。不足據。釋詁所釋者何經邪。故疑珍珠本是一字。說文

珍寶也。卽是釋言琛寶也。雖荀子非相篇曰。寶之珍之。貴之神之。珍與神爲韻。而班孟堅典引序曰。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隨和者難爲珍。珍與音爲韻。則古讀非後世韻部所能限也。惟是太平御覽引說文。琛寶也。或今本說文。挾佚邪。

竊下云。禹甘皆聲。榘下云。次弟皆聲。積下云。支只聲。覆下云。匱又聲。盡下云。聿陌聲。疑下云。匕矢聲。是一字兩聲也。

此類頗多。正不知其何故兩聲也。

宅下云人所託居也。

段氏依御覽補人字。案廣韻引說文云宅託也。人所投託也。

宅聲。

案託從乇聲。宅有託意。而不云託省聲。爲其迂遠也。然微兼意矣。故爲別一類。

寔從寔聲。寔疾也。而不云從寔者。恐此字與吾所輯分別文爲一類。乃一字遞加耳。爾雅釋詁。鄭風毛傳。皆曰。寔速也。舍人曰。意之速。而許君曰。居之速者。無柰其從宀何也。夫居之安。乃是物情。居之速。豈物情哉。故知寔字之意。重速不重居也。與寔同意同音。故不復云從寔。若寡之從頰。

則必言之矣。且申之曰：頽分賦也者。小徐無賦字。段氏從之。非也。龔下云：賦事也。讀若頽。以此知賦字不可少。頽之本訓爲大頭。大頭何以爲寡？故必表之。此類頗多。學者各以意消息之。爾雅釋詁釋文：寔本或作寔。是二字通用也。

窳下云：抉聲者。以上文云：深抉。義已明也。大徐改從抉。殊不瞭。

痹下云：腹中急痛也。殆方書之絞腸痧也。陰陽不分。糾結作楚。故從牛聲。牛相糾繚也。

覆下云：捕鳥覆車也。發聲。聲中有意。覆車。吾鄉謂之翻車。

不用网目以雙繩貫柔條張之如弓繩之中央縛兩竹竹之末箕張亦以繩貫之而張之以機機上繫蛾鳥食蛾則機發竹覆於弓而纒其項矣以其弓似半輪故得車名此真所謂一目羅者也若捕小鳥則用罨其形相似但弓上結網爲異罨特以繩連綴之故從彳也。

置下云直聲小徐駁之以爲會意大徐遂刪聲字非也罷之從网能也能聲不合故許君委曲爲是言非本意也置字但可云聲卽云聲矣二徐乃欲爲介甫先聲乎。

麗從丽聲猶裘從求聲皆後人竄易。

獾下云農聲。唐韻奴刀切。今人口語猶然。潘安仁藉田賦以農韻茅。可知古音農如獠也。石州曰。此轉音。非古音。聾從龍聲。案龍無耳。以角聽。許君不言從龍。龍亦聲者。將謂龍不朝夕見。誰能物之邪。牛雖有耳。亦以角聽。

嫁從家聲。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白虎通。嫁者家也。

新從亲聲。案其訓曰。取木。則新乃薪之古文。詩薪之。爇之。因以靜字作動字用也。蓋樵蘇之謂矣。亲栗荆榛。說文不同字。詩有栗薪。亲豈不可爲薪乎。特其義委曲。故許君不

言從彡。不得如段氏從斤木辛聲也。

辰下云厂聲。大徐曰厂非聲。案身從厂聲。則辰亦當是厂聲。此余制切之厂。非呼旱切之厂也。然究當闕疑。

左宣十二年傳。屈蕩戶之。杜注。戶止也。今本譌戶爲尸。毛詩孔疏引不誤。繫傳引之。扈下。作屈蕩扈之。兼引注扈止也。固是記憶之誤。然必作戶。乃可誤記爲扈也。釋鳥九扈。說文作扈。左傳作扈。釋之曰。扈民無淫。杜注。扈止也。許君亦用此傳說。扈是亦訓扈爲止也。是卽訓扈爲止也。然扈扈下皆第二云戶聲。不云從戶。卽戶下亦無一曰止也之說。

是知形聲字有義者極多。然義屬假借者，則許君一切不言。所以無穿鑿之病。如此而後成爲六書。敍所云字例之條也。今人於說文大義，不能闡發，乃於形聲字中鑿求其義。是則王介甫之傳法沙門矣。至於戶下亦不出止義，則以假借之義悉數難終也。故吾於一日之文，不敢盡信。

亦聲

言亦聲者凡三種。會意字而兼聲者一也。形聲字而兼意者二也。分別文之在本部者三也。會意字之從義兼聲者爲正。主義兼聲者爲變。若分別文

則不然。在異部者，概不言義。在本部者，概以主義兼聲也。實亦聲而不言者，亦三種。形聲字而形中又兼聲者一也。兩體皆義皆聲者二也。說義已見。卽說形不復見者三也。學爲酷急之正字，今借用酷者，以其同從告聲也。詩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覺作楛，則學告同聲。而許君說學曰：學省聲。不云告亦聲也。此字之止匕，皆義皆聲。而云從止從匕，但以爲會意字也。二者皆惡其厯雜也。說禘之義曰：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已見合字，說形卽但

云合聲也。此則互文相備。且以見說義說形之詞。本相灌注。未嘗分離乖隔也。

禮下云從豐。豐亦聲。豐行禮之器也。禮之從豐。用其正義。是謂意兼聲。

祐下既云郊宗石室矣。而又曰從石。石亦聲。此用石字本義。故雖已出石字。而仍云從石。

胖字不入肉部。而入半部。而說之曰半亦聲者。此許君分別之意。以判爲臚判之字。以胖爲胖合之字也。天官腊人臚胖注。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云。禮家以胖爲半體。

肉部臙下云周禮有臙判是許君從鄭大夫說於腊人作判也說胖云半體也

今本有肉字元應引無

是許君從禮家說於儀

禮作胖也喪服傳曰夫妻胖合也媒氏掌萬民之判鄭注引作夫妻判合然則周禮腊人借胖爲判媒氏及儀禮借判爲胖兩字久已混淆故許君大爲之別也特是儀禮釋文宋槧本固作胖合是知今本之胖卽胖之壞字媒氏注所引之判又未必非因經而改注也○云半體者喪服傳又云夫婦一體也然則此謂兩半合爲一體也字義主謂人故肉非正義而入之半部若增肉字則仍是臙胖當入

肉部矣。○經義述聞曰：凡周禮古字爲杜子春改讀者，說文多不載。天官夏采注：故書綏作禮。杜子春云：當爲綏。而說文遂無禮字。大司徒使之相調。杜子春改調爲糾。而說文遂無調字。占夢：二曰噩夢。杜子春改噩爲憮。而說文遂無噩字。夏官大御：右祭兩軹。故書軹爲軒。杜子春讀爲軹。而說文遂無軒字。此前賢之疏漏也。以上述聞竊謂許君於字本不盡收。嘗注淮南矣。而不收蚡字。儀禮古文名作銘止作趾。說文不收趾銘。至如大司徒調改爲糾。取糾察義也。若鄉師調萬民之羶隄。鄭司農云：調讀爲周急之周。此調

不可改爲糾矣。而仍不收者。則周字足以兼之也。噩字當作罷。卽罍字。與罍部罍或作賈一例。唐徐浩八分書嵩陽觀紀感應頌有罍字。是其證。然謂許君不收噩字。因杜子春改之。而然則寢部說固云二曰罍。寢心部亦不收子春所改之懔字也。釋天釋文。噩本或作罍。大御注。或讀軒爲簪筓之筓。戴東原以軒爲轂末。亦未審所出。許君去取之故。旣不自言。今本又爲後人所亂。尤不能以意揣之矣。

柵下云從冊冊亦聲。小徐祇云冊聲。段氏亦然。蓋謂冊意不協也。不知此乃象其形而從之也。𣪠便是柵形。此正古

人妙處，不得拘墟以說之。

貧下云從分，分亦聲。小徐祇云分聲，是也。以財分少也。句中已見分字意也。說文之例固然，不得率意增之。且有第用其說解，遂不出本字者。如辜下云孰也，孰字正從其義。譚下云告曉之孰也，則借義。然均曰辜聲，不曰從辜也。凡引申假借之義，皆併入聲中。往往小徐不出而大徐出之，識出乃弟下矣。

愾下云從氣，氣亦聲。此人殊鹵莽。彼不知說文之氣，乃今所用之氣。說文之氣，則今所用之餼也。第見愾訓太息，謂

息卽氣也。遂冒昧增之。金部釳，怒戰也。氣聲。段氏改爲愾省。卽揚波歎醜者也。許君引春秋傳諸侯敵王所釳。今本作愾。同聲借用耳。且古言怒。今言生氣。惟趙策太后盛氣而揖之。略近此意。然不可徑以氣字作怒字用也。雅言俗語膠葛胸中。致此笑柄矣。欠部歎下云盛氣怒也。若盛氣卽是怒。則此語不通矣。

恇下云從心匡。匡亦聲。匡爲筐之正文。引伸爲匡。正假借爲不正。豈有怯意。禮器衆不匡懼。乃省借耳。此人卽據記文率然增之。卬林曰。禮器釋文。匡本作恇。瀚謂匡恇通。皇惶詩。四國是皇。傳皇匡也。讀詩記引齊詩作匡。楚詞征夫

皇皇其孰依兮。注：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惶惶，劇也。記之。匡懼，猶言惶恐耳。非匡字本義。

娶婚姻下。大徐本竝云亦聲。誤。小徐本祇云取聲。昏聲因聲，不復言從取昏因是也。說已云取婦也。娶婦以昏時，女之所因，則意已明矣。皆引伸之義，非本義也。故下文祇說其聲。大徐本則不知例者所增也。

婢下云：女之卑者也。兩體俱見，則說形當云從女卑聲。二徐皆云從卑卑亦聲。韻會又祇云從女卑。少聲字，何細心者之少也。吾所見韻會，婢字適在所少葉中。此據段氏所引。

緹下云履兩枚也。又云從兩兩亦聲。抑此說解。蓋盡經改易矣。履之兩猶車之兩。詩百兩將之。葛屨五兩。若作緹輻。反不足以見意。車部輦下云車百兩。初不作輻。何以獨收緹乎。釋文百兩無音。五兩下云。王肅如字。沈音亮。不言說文作緹。並不言字。書作緹也。玉篇。緹。絞也。履緹頭也。云緹頭。不云兩枚。且與說文一曰絞也。在下不同。恐本是一義。而顧氏所據者。說文真本也。方言云。緹。絞也。關之東西。或謂之緹。絞。通語也。案子雲別其異語。而語之所指爲何事。尙不明了。故許君申之曰履緹頭也。謂作履者。絞其履。

之頭也。吾鄉謂合履之幫爲一。正謂之絞矣。是知說文本如玉篇。後人分爲二說。又改易而倒置之。當云兩聲。後人因譌爲兩枚。遂增從兩耳。廣韻。繻。下云雙履。所見之說文。已如今本矣。印林曰。郭景純方言注。謂履中絞也。玉篇。繻。履中絞。廣韻。繻。屨中絞。繩。集韻。繻。引博雅。繻。繻。絞也。又云。一曰履底繩。皆足證繻之非雙履。然所謂絞。曰履中。曰履底。則非合履幫也。與履繻頭之意亦別。

坪。下云從土。從平。平亦聲。小徐本從土。平聲。是也。上已云地平也。足以明之。凡此類皆大徐誤增。

省聲

指事象形會意字可省。形聲字不可省。形聲字而省也。其例有四。一則聲兼意也。一則所省之字卽與本篆通借也。一則有古籀文之不省者可證也。一則所省之所卽以所從之字買處其所也。非然者。則傳寫者不知古音而私改者也。亦有非後人私改者。則古義失傳。許君從爲之辭也。至其省之之故。將謂筆畫太多。則狄字從赤而省之。夔夔反。不省也。將謂夔夔而省。卽不成字。則夔部中字皆

從其省而它字之省不成字者亦闕有一二也。余不能明姑發其端以俟君子。

瓊之或體璇云從旋省。案不言聲者說文於或體字多不致詳其爲許君略之抑或後人妄削未可知也。然此省法大謬說文從省者多有然必旣省之後仍復成字未有草率割裂者。旋字從於從疋去方畱疋豈復成字且於字以石鼓文作𠄎爲是。𠄎與華蓋形也。說文之形卽已不類若省爲疋是必但識楷書者所爲也。後又有璇字一條。

篆下云引書也。案引卽一部說引而下行引而上行之引。

指運筆而言。玉部瑑下云：圭璧上起兆瑑也。又云：篆省聲者。取篆義也。段氏改爲彖聲，則聲是而漏其義也。蓋周禮注曰：瑑有圻鄂瑑起也。圻鄂今作垠堦，猶周禮之兆域。故許云：兆瑑文字既有點畫，卽有圻鄂。周禮巾車：孤乘夏篆。注：或曰篆讀爲圭瑑之瑑。鄭云：五采畫轂約也。案畫約與篆文同形，作篆自合。或易其字爲瑑者，蓋不知篆之義爲引畫，而其說固不背也。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鄭蓋讀幾爲圻，與夏篆類。郊特牲：大圭不瑑。注：瑑當爲篆字之誤也。案許瑑字說，則當作大圭不瑑，而鄭云當爲篆，然則兩字得通借也。集

韻瑑有重文璣。是從篆不省者也。

齒下云明省聲。明字會意。從省自可。

此據大徐言之耳。小徐本從囧月聲。當係

從月囧聲之誤。倒與囧部說之讀與明同。正相灌注也。

然囧下引賈侍中說。讀與明

同。則齒直從囧聲可也。卽據囧讀若獷。亦一聲通轉。況有從明不省之萌字乎。

莜下云條省聲。案條亦從攸聲。徐氏豈以莜今作條。故改其文邪。卽以今韻論之。尤韻有修脩悠攸演。有韻有滄。而蕭韻亦有條條篠韻亦有篠也。說文條從攸聲。有莜无條。玉篇條。大么切。亦作莜。案二徐說文本。皆收莜於尤韻。說

文韻譜及玉篇則皆收之蕭韻也。倏倏皆從攸聲。

犢下云瀆省聲。而瀆固從賣聲也。上虞王煦曰。鄭氏攷工

記輪人注。絜讀若涅。從木熱省聲。竊謂絜自以執爲聲。而

鄭氏云然。則說文中不須省聲之字。不盡是唐宋人改竄

矣。筠案其說固然。然亦漢人墨守漢音。忘卻古音也。鄭君非作

字書亦不與說文一例。印林曰。鄭君既解形聲。卽與字書無異。讀如涅。明漢音也。熱省聲。明古音也。何至忘卻乎。筠

意謂執聲自合。不取熱義。何取熱省。且熱省亦仍讀涅。不讀熱也。酒正注。醫之字從毆。從西省也。是鄭君所謂省者。

皆不可解。穴部竇下云瀆省聲。小徐本固云賣聲。

咼下云宣省聲。咼既不取宣義。何須言省。宣固從巨聲也。

噉下云蠱小徐譌作蠱省聲虫部有蠹則蚌屬也非蜂蠱之字

其蠱蠱二字說云毒蟲也象形丑介切是乃今所謂蠱也蠹

從萬聲而讀若賴則蠱從萬聲亦未嘗不諧也李氏刻說

文韻譜蠱蠱作蠱蠱未詳所本翁氏鈔本則仍作蠱蠱玉

篇蠱字次序與說文同注云或作蠱而別出之蝨部不收

蠱蠱集韻十八夬蠱蠱下引說文廣韻亦收蠱而無蠱然

則今本直是壞字耳辵部邁疒部癘下皆云蠱省聲邁下

云邁或不省苟無蠱字則邁直云萬聲可矣何以云省且

何以有不省之邁乎山部嶷下云蠱聲讀若厲愚意萬蠱

直是一字說詳說文韻譜校。

哭下云獄省聲。獄字會意自可省。然從犬何以知爲獄省。凡類此者皆字形失傳而許君強爲之解。

赴下云仆省聲。仆下云卜聲。赴趨也。仆頓也。其義迥殊。

邁下云蠱省聲。小徐本作萬聲。是也。積古齋萬年字婁見。作𠄎者固多。然甲午盞作𠄎。天錫盞同。從辵明白。至如寰盤𠄎。周壺𠄎。司敦𠄎。𠄎。𠄎。𠄎。皆從辵之變文。仲獻父敦𠄎。則從止而省辵。曾伯鬯盞𠄎。則從辵而省止。要之皆借邁爲萬也。聲苟不同何以借用。何必

委曲其詞而謂之省乎。萬與邁同聲。卽與薑壘韻矣。吾謂萬薑一字。此亦可證。

進下云閹省聲。案玉篇進有古文邁。從藺聲。

迨下云作省聲。案作字小徐乍聲。大徐不知。改爲從乍。鐘鼎文皆以乍爲作。可知作爲形聲字矣。乃迨下作省聲。小徐本亦同。蓋前乎二徐者所改。大徐特不察而依之耳。

逢下云峯省聲。說文固無峯。卽有之。亦當從夆聲。形聲字不可省也。大徐乃因此而補峯篆。何也。峯蓋當借用封字。封禪卽其義也。吾鄉俗語謂撮土以識地界曰封。自亦象山峯。且沿古封疆之界之義來也。

𪔐下云博省聲。案博字大徐會意。小徐兼聲。如溥從專聲。溥又從溥聲。可知專聲自諧。不須言博省。口部嘽亦云專聲。嘽𪔐音義竝同。

𪔐下云柴省聲。而柴固從此聲。似校者因讀若柴而改之。躡𪔐下並云適省聲。而適固從啻聲。小徐本躡下云商聲。𪔐下云啻聲。皆是也。大徐本摘下云啻聲。而曰當從適省。乃得聲。蓋自隸變之後。鮮有知商卽啻者。是以尤紛錯也。

鈔存中
又有說

商部商下云章省聲。安康王玉樹松亭說文拈字曰。漢書

律歷志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費誓徐邈讀商爲章。

斲下云斯省聲。丌之占地無多。何取於省之而使不成字乎。集韻十二齊引說文作誓。初不省也。玉篇無斲。後收字中有誓。云聲振也。呻也。○斲者悲聲也。口部無嘶。此卽是也。漢書王莽傳大聲而嘶。則疒部嘶乃其正字也。又案爾雅釋詁鮮善也。釋文鮮本或作誓。沈云古斯字。郭音義云本或作𡗗。當作𡗗非古斯字。案字書誓先奚反。亦訓善。詩有兔斯首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似當云鮮白之字作斯。筠

案此雖不訓善，然知鮮可借用斯，卽知鮮可借用誓矣。匙者少也，義似不合。直由今用鮮少，遂轉譌耳。附記於此。石州曰：魯公子奚斯字子魚，孟子庾公之斯。左傳作庾公差，亦字子魚。差斯聲近相通，兩人之名，其本字蓋皆當作鮮，借用斯也。又例推之，書惠鮮鰥寡，詩鮮民之生，其義蓋皆訓斯。譌孔傳不足論，毛傳寡也之訓，亦殊不詞。人以毛公故護之耳。顧亭林唐韻正早發其凡。

凡省必成字，然亦有不成字者，則以其牽連爲一。上下兩借也。如童從重省聲，重從王從東，童字省人，則王不成王。

矣。並以東之首一畫，合於辛之下一畫，則東亦不成東矣。惟其牽連故也。

史部事下云：虫省聲。以有古文叟從之，不省可證耳。若虫字何由知爲虫省。

段從耑省聲者，許君未收𠂔字也。竊意豈豈可言從耑省。段所從之𠂔，當直是耑之重文，以𠂔例之可見。𠂔者本也。初生之物，下只直根，而上則仁之兩瓣者在地上，故大頭也。𠂔之上大頭而下直根，與𠂔同也。中一爲地，與𠂔同也。特𠂔指在下之根，𠂔指在上之題，爲不同耳。不然，作豈豈

甚繇難。如湍歛之類。胡不省乎。

寸部將下云。牆省聲。犬部𤝵。水部滌。皆云將省聲。旣云聲矣。可一律也。如謂𤝵滌兼意。則𤝵於將帥意。尙有合。滌則無此意也。

取下云。取省聲。蓋本無省字。取字作偏旁。少縮其垂筆。以配合之。鹵莽者。直書爲耳。校者因增省字。

營下云。榮省聲。非也。熒字會意。榮榮之類。皆從其省。惟熒惑星。亦作營惑。營者惑也。苟云營省聲。尙與營義有合。鳥部鶯。亦從榮省聲。井部犛。則從瑩省聲。蓋未檢榮瑩皆從

熒省聲。

榮下之熒。小徐譌爲榮。榮亦從熒省聲。

犖犖皆從勞省聲。勞亦從熒

省會意。

𠂔部𠂔。食部飭皆云傷省聲。人部傷。角部觴皆云飭省聲。

心部傷云飭省聲。任意填寫。飭又非字也。

小徐飭下云從𠂔。傷下云𠂔聲。

𠂔亦非字。竝當作錫省聲。省矢之下而存其上也。王煦說是。然省法頗嫌破壞。

乃部𠂔下云從乃省。𠂔聲。小徐本從乃。𠂔省聲。皆誤也。𠂔

卽是了。以在下變其文耳。𠂔亦從𠂔。不言省也。當云從乃

𠂔省聲。以下句籀文𠂔證之。文義通順矣。然𠂔自是籀文

西而篆文鹵從之。鹵自是古文西。而籀文鹵從之。以篆從籀。以籀從古。時代甚順。有何省不省之可言哉。乃如籒下云籀文從微省。亦自有斂字。不須言省也。如此乖刺。定不出於許君。然其他既經竄改。而無從得其闕隙者。更不知幾何矣。

豈下云微省聲。段氏據大徐斂字校語。改爲斂省聲。是也。斂字會意。故可省。微字形聲。那可省。水部灑下云微省聲。段氏亦改斂聲。是也。

蒸下云蒸省聲。案蒸有重文蒸。此文蓋粗疏者所改。非必

蒸爲後人羸入也。

盥下云農省聲。案鴻範農用八政。傳曰農厚也。凡從農者如濃醲之類皆有厚意。

飡下云殄省聲。案殄固從彡聲也。今飡作餐。或亦古有是體。將無說文之不須言省聲者。皆有其故而今不可悉知邪。抑校說文者以隸作餐。因漫改之邪。小徐作彡聲。是也。甸下云包省聲。案勺古包字。包古胞字。此人不分今古。故改勺聲爲包省聲耳。且甸直是會意兼形字。勺卽窰形也。田部甸下云從包省。亦當云從勺。小徐則包省聲。聲蓋衍。

文。

臯下云臯省聲。明是鹵字而云然者。聲兼意也。臯味長。與覃訓長味合。字意統言。味不主於鹵。故不入鹵部。

號下云號省聲。食部饗之籀文。號下云從號省。雖不言聲。承上可推知也。然口部唬下云讀若髡。說文雖無髡。廣韻。髡古老切。玉篇。唬呼交切。平仄韻合。卽與號音。土刀切。號音乎刀切。亦無不合。則號號皆云唬聲可矣。而必云號省者。唐韻。唬呼訝切。作呼訝切者非則其音不同也。可知凡省聲。後人以近世韻書改之者多矣。

繼下云繼省聲。繼下云從糸。𨾏。一曰反𨾏爲繼。案此語承絕之古文𨾏而言。然必出古文𨾏而說之。曰古文反𨾏爲𨾏。既經掙失。𨾏篆之後。乃附此句於繼下。而改古文二字爲一曰二字。又改反𨾏爲𨾏。之𨾏作繼。竝改繼下之𨾏聲爲繼省聲。幾於泯沒其迹矣。然固不能不曰從糸。𨾏也。則𨾏果何字邪。王煦曰。莊子至樂篇得水則爲𨾏。帝堯碑云。𨾏擬前緒。汗簡云。𨾏見王庶子碑。

榜在屋之邊。故曰邊省聲。聲兼意也。段氏改爲𨾏聲。似是而非。

持下云特省聲特固從寺聲也。

槩下云隱省聲此等省法極爲鹵莽段氏謂玉篇廣韻引說文皆不省心是也蓋隱從急聲急從等聲卽已有槩字獨不可作桴乎韻會引篆作槩說作隱聲集韻十九隱二十四欸皆誤合槩槩二字爲一而亦不省心。

產下云彥省聲亦不甚妥然彥在彡部不作屺而分其三於厂下已不可解非如彙字有意者比也蓋彥爲美士苟入文部則三難爲說解入三部則更謬矣不得已而入彡部是彥字先未確宜從之者亦不妥也唐韻所簡切段氏

謂今南北語言皆作楚簡切。余妻高膠州人其讀書語言皆作所簡切。恐它處尙或有之。勿以不見者爲無也。

豨下云豨省聲。小徐作豕聲。而又有豨字兩字。蓋訓釋之詞而文有闕佚也。豕部說云讀與豨同。校者以當時讀豕不與豨同。則與豨不合。故加箋注。大徐冒昧徑改之也。

囊下云囊省聲。段氏改爲囊聲。是也。囊下云匍省聲。改爲缶聲。亦是。但當明著之。案以楷書囊字去其上半。則囊爲囊省矣。此不識篆者所改也。匍省近似兩借。尙可不改。

鼻下云赧省聲。讀與赧同。案赧從反聲。鼻從赤。何由知爲

報省蓋說曰溫溼也不可謂之從赤因勉強歸諸省聲耳
暎下云堇聲大徐曰當从漢省乃得聲案漢下云難省聲
而難之正文作鷄其說亦云堇聲蓋眞元寒聲通耳

後又有漢

字一條

夜下云亦省聲案此省法似甚苟且矣然說文所省之處
卽以所從之字貿處其所者多有如啓槩省啟之口而以
日與木代其口暑暴省暴之米而以言與糸代其米夜亦
以夕代夜之點也此自爲一類不與它省不成字者同科
黍下云雨省聲案雨部古籀文從雨者凡四字則玉篇收

古文巾字可信也。原文蓋本云雨聲。楷書依篆文耳。後人疑之加省字也。

籀下云籀省聲。案欽卽籀之或體也。何須言省。且籀籀皆曰欽聲。此與鹵下不云從鹵。蓋下不云從蒸。同誤。說文從重文者多矣。勿疑許君有不從重文之例。

家下云豶省聲。宥下云礪省聲。形聲字而省之。何由知爲某省。凡此類吾皆不能解。似是古義失傳也。鈕氏曰。家當從豕省聲。古文不省可證也。蓋從豕聲。劉子政九歎。蓋與嗟。峨爲韻。揚子雲賦。蓋與它爲韻。廣韻。蓋亦收戈部。與家

字古讀合筠案朱竹君本蠡誠從彖但彖乃後增之字姑存鈕說俟更詳之。

營下云從宮熒省聲去宮存兩火矣為熒聲不近邪以燮字推

之知炎字兩火可竝非真謂熒從炎聲也熒從火營從宀與罷之上下兩借者

不同乃何以榮訓設縣繩為營即曰營省聲也依小殆以徐本

相似而兩借邪。

辮下云絳省聲說文固無絳字即有之亦當作卒聲廣韻

辮下引說文會五綵繒也今本也又出絳倅二字云上同作色

玉篇絳周也似是倅盤之意日部新附倅字曰周年也。

糝下云從粉省當作粉省聲上文云畫粉矣但聲未著耳
份之古文彬下云從彡林林者從焚省聲案林者六字恐
係後人所加小徐无林者二字文義亦不貫蓋許君於重
文多不致詳且言從彡從焚省聲足矣而林林者三字不
贅設乎況焚說文作𤇀從火從𣎵𣎵亦聲𣎵在爻部從爻
從林如其意則亦云從𣎵省聲足矣蓋此人以林爲閉口
音與彬字部分絕遠而以焚省遷就之又忘說文自作𤇀
也。

坭下云泥省聲緣受水之義來也爾雅水潦所止泥王蓋

許君所見本作昵。釋文泥依字作尼。又作昵蓋緣尼丘山來。漢夏堪碑作仲泥。又憶顏氏家訓謂孝經當作仲昵。昵皆似不必然。昵蓋後來分別文也。

監下云峭省聲。非也。六書正譌曰。歃血爲盟之詞有曰明神監之。故盟與監從血會意是也。卽觀古文警從言亦可徵矣。

船下云鉛省聲。鉛下亦云凸聲。

欠部歃下云噉省聲。不云歃省聲者。以噉下云吼也。呼也。與歃說所譌之義有合也。故又云讀若叫呼之叫。噉叫聲。

意皆近。

髻下云茸省聲。以髮亂必蒙茸。故云然。然玉篇作髻。固不省也。將無篆既掄艸。注乃加省邪。抑如朶牂之類。篆隸固不同邪。段氏改爲耳聲。於音則是。於事實則非。茸下云聰知音者所改也。漢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茸以蠶室。文選作冎之蠶室。此茸從耳聲之明證。

粵下云華省聲。案六篇粵艸木華也。藝榮也。爾雅釋艸。華。莠也。華。莠榮也。是二字音義竝同。許君於混淆之時。方主分別。以此兩字各有從之者。遂分兩部。未免矯枉過正矣。然粵下之華省聲。必是粵聲。後人猶知粵音訃。而華已變。

爲戶瓜切與寧之胡化切近也。遂改之耳。此條二徐並同。知其誤已在六朝變音之時矣。且寧山之得名以其形如蓮華也。故尙書直作華。知寧爲漢以後分別文未必古作亦不必定讀去聲也。卽如齊之華不注。如改作寧。豈可通哉。

犀從犀省聲。案犀亦從辛聲。

𠂔下云堅省。小徐有聲字。皆不似許君語。蓋𠂔下云堅也。則𠂔堅同意也。𠂔苦閑切。堅古賢切。又同聲也。云堅省則不如云從𠂔。云堅省聲。則不如云𠂔聲也。犬徐特以𠂔口

莖切。與馭之苦閑切不類耳。然許君固說馭曰讀若鏗鏘之鏗矣。則馨之口莖切。今音猶如古。而賢之胡田切。擊之喫善切。賢之侯簡切。已爲轉音。若敲莖之去刃切。趨之棄忍切。賢之時忍切。再轉矣。徐氏不疑彼而疑此。何也。印林曰。馭聲字。自當以古賢爲正。口莖爲轉。

馭下云。昞省聲者。日部的下已引易爲昞。類也。本處說解又引易爲馭。類者。校者不知爲引以證說解。而謂爲引以證篆文。遂改之也。然毛本作馭。類。孫鮑二本仍作昞。類。同用大徐本而字不同者。知大徐校定之後。又有人以私意

亂之也。乃經典釋文已謂說文作馱，竝未檢日部，不知作

的者正字也。

指經文言若以字論則是假借。

作馱者後來分別字轉不明

了矣。有白在額，的然而明，故射臬亦謂之的。的字祇作白

字解，故曰爲的。顙若馱作白額二字解，則爲馱。顙豈非爲

白額。顙乎重疊，豈可通乎。且玉篇云：馱，顙白額馬也。以白

解馱，以額解顙，不似今本說文之蒙混也。易不言爲白顙

者，的以見其圓。今之所謂玉頂也。若白而不圓，則雖下云

馬白額是也。許君見此分別文而收之，其引易則仍作的。

而說解卽沿易義作的省聲，不改經文，不背字義，不料後

人貿亂之也。段氏竝的省聲而改之。殊爲孟浪。又案爾雅釋畜釋文出的字云字林作駒。與易釋文不同。然則此字其爲說文本有字林襲之。抑或字林始收。而後人羸入說文。尙未可決。焘下云讀若駒類之駒。又案爾雅邢疏引舍人云的白也。知舍人所據本仍作的。與陸氏所據本同。不應許君所據本獨作駒也。

麋之𦉰省聲。蓋猶羔之照省聲。熊之炎省聲。耿之炷省聲。凡從火部字省聲者。率不可通。亦可怪也。

闕下云𦉰省聲。玉篇作𦉰。未嘗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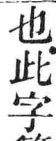

燹下云教省聲。效卽古文教。不當言省。

騏下云殿省聲。案殿固從展聲。

穀下云穀省聲。案從殼聲者凡十餘字。穀亦在其中。忽作此言。豈有許君如是謬妄者乎。

天部奔下云賁省聲。鼓部鼗下亦然。小徐皆作奔聲。案賁本從卉聲。又鼗之重文作鞞。是卉賁同聲。此則大徐獨抒謬論矣。

奚下云絲省聲。似乎破壞而非也。糸絲本無異。卽也。不必以省卜爲疑。

塞下云塞省聲。土部塞從寒。小徐則寒聲。𠄎部寒。穌則切。其聲固諧。然許君引虞書剛而寒。今本作塞。又詩其心塞淵。亦借塞爲寒。故云塞省聲以關之。非它字妄言省者比也。此字篆作。愆之或體。從寒省聲。楷竝作塞。其形不別。

𠄎下云雙省聲。段氏引漢書作𠄎不省。案玉篇𠄎亦有重文𠄎。皆可徵雙省之不誣。不然。隻自是字。豈可不得其聲。而遁詞於省。許君引左傳駟氏𠄎。今本作聳。同聲借用也。釋文不云說文作𠄎。知唐人讀說文本疏。勿膠固從其說。

况下云况省聲。段氏改兄聲。是也。况亦從兄聲。白虎通曰。兄者况也。况父法也。此以同音相訓釋也。史記呂后本紀。酈寄字况。呂產謂酈兄不欺己。此以同音相假借也。

漢下云難省聲。大徐曰。从難省。當作堇。而前作相承。去土从大疑。兼从古文省。案嘆下云堇聲。大徐則云當从漢省。嘆下。小徐本云堇聲。大徐本則漢省聲。蓋鼎臣改之。然卽此難省聲。亦當是六朝人所改。蓋鳥部鷄下。固云堇聲。而其重文一。古文二。皆從土。不從大也。至若歎從鷄省聲。有籀文歎。不省可證。嘆從歎省聲。則兼義。不爲誤也。

淖從朝省聲。大徐無聲字 漩從旋省聲。玉篇亦作漩 案二字省法甚

破壞。又正相對相當也。朝從軼從舟，軼從𠃉從旦，旋從𠃉

從疋，淖省舟可也。並割軼之右半而省之，不可也。旋省𠃉

可也。第割於之左半而省之，不可也。石鼓文作𠃉，通體象

形。許君作𠃉，則以爲左半象形。右半會意。故說曰：相出入




是以右半爲入字也。如此則略可割裂。苟如石鼓文而割

裂之，則愈不可通。要之，不如楷作潮漩爲善。不必袒護古

人也。今人迤作迤，彼不知施字從𠃉也。聲也。豈料篆文先已有此。 案淖直是壞字耳。說

文從軼聲者，翰翰韃韃韓幹韃韃韃韃凡十二字。從

朝聲者。淖之外有廟字。如或淖從朝省也。則作榦豈不字形整齊乎。恐本如楷書作灑。爛挽右半耳。然玉篇出淖字。引說文。又出潮字。云同上。是顧氏所據本。固作淖也。

澂下云徵省聲。小徐作斂聲。而曰斂音徵。案玉部徵從微省聲。古文作。合虫各支以成文。頗不可解。玉篇作斂。竊恐篆本作。而譌。至譌各耳。人部有斂。彳部有微。蓋篆文徵從微省聲。古文斂從斂省聲。既譌爲斂之後。惟澂下猶存斂聲之文。大徐以爲無此字而改之。小徐雖不敢質言斂。古文徵然猶曰斂音微。差勝乃兒也。集韻十

六蒸徵古作敬敦王以敬敦竝列蓋誤而敬固不從出也
又以壬爲古徵字然則說文徵下云王爲徵者卽此意也
至從壬省聲此則李斯之謬耳毀省王爲土猶之可也
熒從營省聲緣回飛疾也來九篇亼部說引韓非子自營
爲亼今本作自環爲私環營皆旋繞之意亼字之形亦回
轉也熒訓回飛故云營省聲如徒聲無意者則皆曰熒省
聲其不然者皆誤也

屈下云劫省聲案劫字下雖挽從力去聲之文然肉部𠂔
犬部狝皆去劫切未嘗云劫省聲也則屈亦當云去聲無

疑金部鉉下云劫省聲讀若劫則益見其複矣虎部虢從去聲而唐韻呼濫切大徐亦不能強解矣第曰去非聲耳竊謂虢乃魑之譌後人所躡入也玉篇虢虛暫切虢屬也又虎怒兒魑忘狄切白虎也魑胡甘切白虎也廣韻四十九敢虢口敢切魑屬又收之五十四闕呼濫切虎怒甘三錫魑下引說文白虎也甘三談魑下亦云白虎爾雅釋獸魑白虎釋文魑字林下甘反又亡狄反故竊億魑一譌而爲魑再譌而爲虢其呼濫虛暫口敢三切則甘旣譌爲去而音未變也陸氏不引說文而引字林則知晉時已譌魑

爲魁而呂氏依字作音也。然陸氏旣引字林下甘反而又曰又亡狄反者。甘聲豈得有亡狄反。郭璞有爾雅音一卷恐亡狄反卽出其中。陸氏兼存之。此正古人小心處也。如喪大記北牖。陸氏曰依註音西。舊音容。唐人墨守注義。安敢駁注。而固知古人之無北牖也。亳社北牖勝國也。向知爲北出牖編氓也。其當作墉。卽存舊音以待學者之用心。故魁旣譌魁猶以說文自作魁。遂存此亡狄反也。後人偶見有琥字。遂以譌字冒舊音而入之說文。而又見說文自有魁白虎也。遂支綴其詞曰魁屬不然。爾雅廣雅皆無琥字。其爲不典不亦

明乎是當以呼濫等切。定虺爲魁之譌。再以亡狄反。定魁爲魁之譌。而於說文刪虺字。於爾雅改魁爲魁。

耿下云炗省聲。下又引杜林說從光聖省。是又謂光聖並省以會意。蓋此字可疑。許君亦未能決之。故云然。要之從形聲字之省者。必取其義無義而省。吾不能知也。十八卷中又有說

彳從從省聲。從字合从辵二字以成文。彳字之省。與縱字之省正同。然不止分之仍成字。尙非十分破壞。

羸下云羸省聲。鮑氏本同。孫本小徐本直作羸省聲。不足

道矣。段氏依韻會作羸。案羸下固云羸聲。大徐曰：當从羸省，乃得聲。段氏曰：惟羸羸二字，可云羸聲。羸字當云从貝。羸羸者，多肉之獸也。故以會意。筠案：羸羸羸羸下皆云羸聲。惟羸此字篆說多異文。已詳繫傳校錄。字從其義。說曰：畜產疫病也。段氏本亦作羸，而從羸作羸聲。良由肉部羸下云：或曰豨名。象形。闕發端言。或曰：其爲不可知也。甚明。云豨名象形，則又約略言之。並不言從肉。而入之肉部者，以亡口夊皆成字。而會意諧聲皆不合。惟肉字尙可說。能龍皆獸，而字從肉。故勉強附麗於肉部耳。其云闕者，闕其音也。唐韻郎果

切則後人依放羸羸等字之音而妄爲之也。段氏何所見此畜而曰多肉之獸乎。且殲字從其義。將又謂爲善病之獸乎。特以從羸者凡七字。許君不能不收羸字。職此之故。而郎果切者三。

洛戈切者一。遂以爲得羸之正音。其羸之力爲切。猶易於作合音。故曰羸可云羸聲。惟羸羸二字。不便謂之合音。遂強爲之解曰。一會意。一省聲。蓋知非會意字不可省。猶勝大徐並此不知。然而其意無由會也。說又見一字數音篇

𧈧下云漸省聲。漸亦斬聲也。蓋以明假借矣。史記有高漸離。蓋以物名爲名。而字不作𧈧也。故云漸省聲以關之。段

氏改爲斬聲。未之思也。

颯下云涼省聲。關經典通作涼也。然改詩爲北風其颯豈可通哉。與策風鴛鴦同謬。此篆蓋後人增也。釋天釋文且目爲古字。

鑾下云鸞省聲。緣上文鈴象鸞鳥之聲來也。否則云絲聲矣。大徐作从鸞省。便漏其聲。此形聲兼會意字也。

鈇下云劫省聲。鈇乃劫束馬鞍之具也。不然。第云去聲而已合也。惟下又云讀若劫。則吾不能解。前有屈字一條。

範下云範省聲。範形聲字。何以省。此以車貿處水之所也。

輓下云從省聲其破壞如縱字或曰車可質處水之所車與糸不可質處彳之所乎曰不可汜合水弓爲字故水可省從合彳从爲字古蓋作𨔵後人配合之乃作從豈有古字從後世字者許君宗毛者也召南毛傳委蛇行可從迹也釋文從足容反字亦作蹤夫人之蹤古人尙不專製字況車輓乎且轍古通徹以詩書皆名軌不名轍也經典無車輓之言豈宜有此字乎○古無是言卽無是字今有是言卽有是字博古通今本兩事也鈕非石說文新附攷必爲俗語求古字蔽也且今人好用古字不知古在義不在

字避這用者用遮。避認用勿將得爲古言乎。是羊質虎皮也。卽如尙書用茲論語用斯。孟子用此隨時所作。使人易曉。夫子賢於堯舜。非曰斯賢於茲也。孟子願學孔子。非學十翼之此。不學論語之斯也。

越缺缺缺。皆從決省聲。然決字。大徐會意。小徐則以爲形聲是也。夬卦象傳。夬決也。夫子以聲解義。而後人尙疑其聲之不諧。是惑也。案缺缺缺。夬夬夬。此小徐說。快抉缺缺。此字。

二徐本皆作夬聲。雖映下。大徐曰。當从決省。缺下。大徐作缺省。此緣說口缺也。而改之。小徐作夬聲。突缺闕三字下。大徐決省

聲。小徐則夫聲。馱下。小徐決省聲。大徐則夫聲。竝當改歸一律。皆作夫聲。又詳大徐言。𠄎當从決省。則知二徐本之決省聲。皆出自前人改易。非二徐之過也。

印林曰。此篇瀚多不安於心。鄙意以爲。今作某聲者。固不可加省字。至大小徐。但有一本作某省聲。斷不可去省字。蓋言某省聲。仍無害其爲某聲。去一省字。則少一義。後世雖有智者。無從考辨矣。筠案。印林所以不取者。蓋見筠所舉省聲率如駁斥也。不知敘中已舉大例。則凡如例者。概所稟承。不如例者。始加辨難耳。若謂義也。

則瑑取篆義。𧈧取漸義。未嘗不駁。它說以存之。且豈可謂庶似火飛而從粟省。羔有光耀而從照省乎。竊意印林於會意諧聲。尙不免畸重畸輕之見。不知許君於其有義者。尙不冝強目爲省聲也。祠下云多文詞而不曰詞省聲。祿下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祿。而不曰蜃省聲。燥下云玉飾如水藻之文。而不曰藻省聲。諏下云聚語也。叢下云聚也。皆不曰聚省聲。騏下云文如博碁。馵下云色似鰕魚。驛下云文如鼉魚。而不曰碁省聲。鰕省聲。馵省聲。馵下云馳馬洞去也。而不曰洞省聲。媒下云謀

也謀合二姓。妁下云酌也。斟酌二姓而不曰謀省聲。酌省聲。卽乳下云祠于高禘以請子。生民疏引蔡邕曰。禘猶媒也。而禘下亦不曰媒省聲。絹下云繒如麥稍。緌下云帛。萑艸染色而不曰稍省聲。萑省聲。其所以如此者何也。誠以於聲得義。猶之於形得義也。是以璊下云禾之赤苗。謂之夔。言璊玉色如之。穉下云色如夔。故謂之璊。二字之形。初非夔省也。精下云染以茜。故謂之精。字形亦非茜省也。由此觀之。設祠曰詞。省聲。祓曰蜃。省聲。必無以爲此三字地也。且禘下云告祭也。告聲。此類意。

聲互相備者亦將無以爲之地也。故筠於它篇亦第於敘中舉例。而篇中則舉其可疑者。所以省餘文也。而泛而觀之。遂與篇題不相應矣。故因印林之說發凡於此。卽如櫻木色紅。故字與賴同音。而聖聲中不能得此意。祥讀若普。故兩字之訓皆曰無色。而半聲中不能得無色意。可知形聲字之意在口內之聲中。不在字形之聲中者。自成爲音理。耳治目治。不可偏廢也。○朱竹君小徐本。涓下云涓省聲。凡全書中省聲之不可通者。可以此徵之。

五經文字。謚論。上說文。下字林。案省三爲二。極爲破壞。由此推之。則字林之作。所以適俗。故逍遙禱禱。無不增入也。則說文從省之字。閒有破壞者。或後人以字林改之乎。

博古圖銘言從彘者多有惟從尊銘曰𠄎𠄎其從作𠄎無不从又反書作比凡金刻從彘者或省不或省止然則吾前所論𠄎𠄎二字誤也。

一全一省

說文有兩字同從一字而一從其全一從其省者彘從彘從豕彘從彘從豕省實皆象形字也木部梟從鳥頭在木上艸部蔦之或體鳩從木鳥聲則一會意二形聲也萌從明聲苗從明省聲案從囧聲自諧此或後人改也除此六字不論它如葎從侵聲蔓從侵省聲遯從豚聲逐從豚省

聲縱從從聲縱從從省聲堀從屈聲堀從屈省聲溟從冥
聲汨從冥省聲灘從難聲漢從難省聲女部媼從隋聲心
部惰之古文媼雖無說亦是隋省聲皆形聲字也侵從侵
省聲枵之或體槁從寔省寔籀文寢也寢從侵聲不啻同
從一字也卽漢可云堇聲遂可謂爲豕聲之譌汨亦可強
謂之日聲堀字依段氏刪併而蔓媼縱三字不能不謂之
省聲也是謂率意省減形聲之失篇則又率意增加何古
人制作而苟且如此吾求其故而不得也請俟來哲

說文韻譜

收縱縱於三鍾謂爲一字集韻則分之廣韻三鍾不收縱

兩借

齋從示齊省聲。

淮源廟碑齋字。卽其不省者。

二字上屬則爲齊下屬則

爲示也。與它省聲字不同。且禮曰齋之爲言者齊也。是聲兼意也。韻會九佳引作𠄎聲。又云。𠄎古齊字。案三體石經作𠄎。特說文未收耳。小徐作齊聲。無省字。疑韻會是。

兜之從𠄎從兒省也。以儿屬口爲𠄎。以儿屬白爲兒。

熊之從能罷省聲也。以能屬网爲罷。以能屬火爲熊也。

𠄎从豕省從尾省聲。以𠄎屬彡則爲豕省。以𠄎屬六則

爲尾省。

說又見誤字

篆從旦豕省。一字上下兩借。

黎從黍勹省聲。此以禾字左右兩借也。故篆作勹楷作黎。并下云從絲省卅聲。案從古文𦉳兩借耳。非省也。

昏下云從氏省。則字當作昏。若作昏則不必省一畫。氏從
丿聲。本不當直。故昏豈從之者皆曲也。不然者。作眡豈不
可有目部眡字爲例矣。惟昏莫同義。莫日在艸中。昏日在
氏下。氏與日相連。故省一也。凡日部字。日在上者。早景晏
晷旱昆晡鄰曩昌昱晷暴昆之類。雖不盡是光明字。
而無一昏暗字。日在下者。瞽陌響暫昔替否晉之類。大

都是昏暗字。惟啓有由昏之明之意。晉下云日出萬物進。不主日。哲字則大徐誤也。小徐作晰是。古文則皆磨二字。不同此例。

以雙聲字爲聲

人部仁下云從人二聲。大徐改爲从二而曰仁者兼愛。故从二。夫墨子兼愛。鼎臣不應未讀孟子。特以二聲不諧。姑爲遁辭而已。不知二與仁雙聲。故仁以二爲聲。說文中此類雖非極多。亦自不乏也。如元從兀聲。髡之或體作髡。輒論語作軌。從果聲。論語禮記借灌爲禠。曾從囧聲。曾昨稜切。音層。囧音蔥。與層雙聲。叟從奴聲。

哀從衣聲。心部引孝經哭不恸。今本作倭。哀依亦雙聲。曼從冒聲。敏從每聲。致

從矛聲。叒從古聲。駢從并聲。牂從爿聲。筭從鼻聲。慮從彬

聲。自真至先古韻本通。又虞與侯幽通。侯幽與蕭爻豪通。凡此類多不及也。姑舉此二事以見例。杼從杼

聲。佳從圭聲。儼從難聲。難從難省聲。侗從凶聲。袞從公聲。若字作袞

從合聲則曼韻。袞從采聲。覲從禽聲。鬢從莫聲。猜從青聲。存從才

聲。萃從艸聲。思從凶聲。近人或說仁字曰。從人從二人亦聲。設以其說說思字曰。從心從凶

凶亦聲。尙勝於彼也。心與思亦雙聲。憲從害省聲。汎從入聲。潛從曾聲。奕從

而聲。蚺之籀文。隄從辰。辰與蚺則雙聲也。夫此三十字者

皆以雙聲之字為聲。亦足為仁字證矣。然猶可曰。舉一元

字。卽安知古亦讀爲愚袁切也。舉一裸字。卽安知古亦讀爲古玩切也。則請以說文本有之讀若明之。夢從夢聲而讀若萌。鬪從列聲而讀若刺。𪔑從𪔑聲而讀若隔。𪔑從𪔑聲而讀若擊。𪔑從豈聲而讀若猥。𪔑從𪔑聲而讀若庫。楮從胥聲而讀若芟。小徐本芟固從芟聲也。邠從年聲而讀若甯。朋從朋聲而讀若陪。邠從崩聲而讀若陪。卽因此字來也。倝從倝聲而讀若屑。衿從半聲而讀若普。艤從𠂔聲而讀若莘。𠂔從卑聲而或讀若逋。𠂔從虎聲而讀若移。𠂔從弭聲而讀若沔。𠂔從鮮聲而讀若斯。𠂔從眞聲而讀若資。媪從盥聲而讀若奧。縹從

集聲而讀若捷。蚤從少聲而讀若騁。輪從侖聲而讀若戾。或體卽作蜈。鉞從多聲而讀若摗。瑩從熒省聲而讀若銑。葦從差聲而讀若遲。夫此二十四字者，其所從之聲與其讀若之字，無一非雙聲者。況美從八聲而讀若頌，一曰讀若非，則八與頌非三字皆雙聲。又何怪以雙聲之字爲聲乎。不甯惟是。萃滓皆從宰聲而阻史切，是音第也。宰與子雙聲，而子與第疊韻，是取雙聲之疊韻以爲聲也。然猶可曰梓，或作梓，音子。阻史或祖史之譌也。乃若鑄從壽聲而之戍切，聃從出聲而讀若孳，趕從里聲而讀若孩，起留意也。里留

亦雙聲。

此類波及雙聲之疊韻者約十許字。吾以其汎濫。但舉此數字以見例而已。是知以疊韻字爲聲者其常也。以雙聲字爲聲亦非其變也。猶之以疊韻字爲義者其常也。以雙聲字爲義亦非其變也。可。冑也。更改也。頽權也。僂。僂也。佻。佻也。竊淺也。纔淺也。皆雙聲也。醵。列也。則吏列雙聲也。此類亦尙多。不煩更僕也。夫許君之讀尙或出于漢音。許君之說尙或出於己意。而古人正名百物。早已有然。葑。須從也。齊。疾黎也。葑。須齊疾皆雙聲。葑。從齊黎皆疊韻也。當又名菑。雙聲而兼疊韻也。菑。又名苗。則雙聲也。苦。婁。果。

菰也。苦果。婁菰。皆雙聲也。是故蔘或作遴。許君引詩盧獐。今本作令也。是故莫以早莫爲正義。轉爲適莫。則與正義爲雙聲也。是故鐘鼎文以麋代眉。人不以爲麋。鹿也以麋代眉。人不以爲血祭也。如何之字。經典有作若何者。借若爲如者。尙多人或不覺。亦有作而何者。人亦不以而爲轉語詞也。韓非子自環爲厶。許君引作營。非所据本異。直以雙聲字代之也。然則雙聲可以爲偏効。可以爲讀。若可以爲說解。可以爲二名。乃至可以代其字。而獨於仁之從一聲者。爲之厲禁。則甚矣其惑也。

纂讀若以芥爲齋名曰芥荃也。荃與纂臙皆雙聲。艸部荃芥臙也。臙當作臙。芥臙卽芥荃。肉部臙字後人加之。

一字數音

從隋羸皂耑彖升萬之字其音讀各異說者每遷就其詞以解之然無疑也蓋同此一物一事而謂之者不同因各制一字者如火焜之類是也同此一物一事謂之者雖不同而其字初無不同者如隋羸之類是也說文具有明證茲備錄之其音大異者正例也其音或疊韻或本通轉者亦竝輯焉

皇下云自始也。與爾雅由從自也同。與自部說鼻也異。然又曰自讀若鼻者。蓋自疾二切。鼻父二切。似許君時固如此讀。且似古人本如此讀也。上古名爲自。中古名爲鼻。二字疊韻。猶上古名爲乞。中古名爲燕。二字亦去入疊韻也。瓊從夔聲。讀若柔。詩無教猱升木。猱與夔同。從柔聲。此類不備

記

瑒從曷聲。讀若淑。廣韻。曷在十八尤。瑒作瑒。與淑皆在一屋。然說文茱。經典作椒。從叔聲。尤宵二部則通。瑒讀若毒。與此相近。

丨下云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下行讀若退。

艸下云古文或以爲艸字讀若徹。

玉部瑒郎計切。大徐曰：瑒亦音麗，故以爲聲。十二篇瑒部及部中之協協駮皆胡頰切，而艸部荔亦郎計切。

𠄎從州聲而讀若祝，與瑒一類。

疋部云：古文以爲詩大疋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案胥從疋聲，雅古音吾，尙與疋相近，足聲則遼遠不相及矣。

谷部囟下云：古文囟，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若沾，一

曰讀若誓。案囟禪沾三音，猶是疊韻，誓則遠矣。

訶下云勻省聲。又讀若元。

啟讀若鏗。古文以爲賢字。唐韻啟苦閑切。刪庚二韻遠隔。而鏗固從堅聲也。

𠂇下云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爲醜字。

𠂇從夾聲而讀若濳。

𠂇部云古文以爲𠂇字。又以爲巧字。𠂇巧疊韻。𠂇則遠矣。此上古假借字。中古欲其有別而增之也。

𠂇下云古文以爲顯字。或曰讀若陰。或以爲爾廣韻五合切。此音與讀若陰合。水部濕字。從此音也。頁部顯下云𠂇

聲。此音與古文以爲顯字合。二音懸殊。必不可通轉也。惟
繭音與顯疊韻。然亦非同音也。

囧下云。讀若獷。賈侍中讀與眊同。眊從囧聲。然亦非同音。
喻從兪聲。而讀若紐。二部本相通轉。

完下云。古文以爲寬字。

奩下云。讀若脅。又讀若掩。二音同部。


吸從及聲。而讀若蛤。二音遠隔。

縈下云。讀若詩葛藟縈之。一曰若靜女其祿之祿。虞庚二

部而相通也。則亦不須言韻矣。升豕等字之數聲。絕不相

通者。此類可證。

者從占聲。讀若耿介之耿。

頁下云。頭也。古文𦣻首如此。鐘鼎文首作二形。許君所云古文信有徵也。唐韻胡結切。雖於古無徵。然一體而曰首曰頭曰頁。三名卽當三音。且許區別之曰古文𦣻首如此。是亦謂漢時讀頁不同首也。胡結切音纈。纈與首音理遠隔。

顛下云。出聲。讀又若骨。言又者。明著其非一音也。骨在臻攝。出在蟹攝。然蟹攝有茁滑二字。則二音亦通。

卒下云讀若瓠讀若籥。

臭下云古文以爲澤字唐韻古老切。

戾下云大也案唐韻乙獻切蓋此義之音也又曰或曰拳
勇字則謂借戾爲拳也一曰讀若僞則又一音也三音皆
疊韻。

霽從鮮聲讀若斯則是鮮又讀斯也。

媠下云讀若駟或若委。

媠從殺聲而讀若唾。

殺與剝雙聲唾則剝之後一位。

縞從騫聲讀若畫或讀若維騫維疊韻畫則違矣。

屎從尸聲而讀若陌

勑從象聲而讀若演

以上諸字或兩音或三音有通轉者有必不可以通轉者許君自言之故人不疑也然則許君所未言者案其從之二字有二音三音者可以推矣。

隋從肉陸省案當作陸省聲凡從隋及省者如橢惰或作惰古作媮媮鎡禡墮鰭籀文墮其音竝同而隨旬爲切隋羊捶切墮雖遂切猶以水切髻直追切別爲一類則是隋本有此兩音也而大徐往往遁詞于省聲隋墮下皆云隨

省聲。隨下云墮省聲。墮者阜部陸之篆文也。其從隋無說。

墮墮下云墮省聲。此乃不必改者也。而二徐本同。則變亂久矣。墮下云墮省。而

墮墮墮下。固自云墮聲。卽墮墮隨墮。小徐亦竝作墮聲。

是則小徐不誤。大徐改之。前乎大徐而改者。小徐仍之。是

以紛錯也。況乎墮從陸省。墮卽其篆文。許規切。凡從陸者。

墮墮之音皆此類。而墮徒果切。與墮同音。爲一類。其有二

類也。與從墮者同。可知墮墮二字古兼徒果許規二切。故

尙書以墮墮墮爲韻。而墮文帝借墮爲墮。九成宮醴泉銘皇甫碑仍作墮

羸。郎果切。從其聲者。羸羸羸羸羸。轉遞從羸聲者。羸羸羸。

皆同。而羸羸從羸聲。及轉遞從羸聲之羸。自爲一類。

皂部云。讀若粒。

此句大徐無。小徐在食部。而遂之。此者。以下句又字及從之之字定之。

又讀

若香。鴿彼及切。炮都歷切。與粒音合。至若鄉卿二字。及從鄉聲之響。響鼻鬪。皆與香音合。

耑多官切。從其聲者。喘。遑。喘。膾。削。膾。箛。箛。歛。顛。端。端。湍。端。唐韻皆在一先。從耑省聲之段。及從段聲之鞞。鞞。鞞。又從遑聲之槌。皆無異也。惟揣。膾。皆在四紙。瑞。喘。皆在五寘。是別自一音。揣。瑞。皆在三十四果。又別自一音。然許說云。膾。讀若捶。擊之捶。廣韻之累切。與此音合。唐韻旨沈切。則

仍是一先之上聲也。櫛。唐韻兜果切。而廣韻市緣切。穉。唐韻丁果切。而許說曰讀若端。則仍屬一先也。且廣韻禡丁果切。揣初委切。又丁果切。則音韻流通不滯。非言部分者所能拘也。

希讀若弟。羊至切。且部彖。通貫切。小徐本無彖字。嚴鋈橋合希彖爲一。是也。從希聲者。惟肅部緇字。籀文隸篆文隸皆可證讀若弟之音。從彖聲者。喙。蠡。鱗。皆與羊至切近。鷄。篆。椽。掾。緣。喙。及從篆省聲之。瑑。皆與通貫切近。然而隸從彖聲。徒玩切。地之籀文。隆。則又從隸聲也。小徐隆從自

別有說

萬無販切。廣韻收之二十五願。從其聲者。惟購同音。糲廣韻

作糲。小徐厲省聲。關古人借厲為癩。猶可用也。大徐蠶省聲。則以為聲不諧而改之也。其實當作萬聲。廣韻癩

下云說文作癩。今為疫癩字。而別收癩於十三祭。二字在十四泰。噉在十六怪。講

兩收於怪。夬邁及重文邁。小徐本邁下云萬聲是也。大徐改云蠶省聲。初不知虫部之蠶

非此字。而蠶則蠶之譌也。邁自從蠶聲。不必先為之地。蠶亦當云萬聲。不得云象形也。勦皆在十七

夬。泰怪夬為一類。厲及重文厲。蠶玉篇廣韻皆作蠶。瀦。蠶皆在十

三祭。為一類。然蠶從蠶。而曰讀若厲。蠶從萬。而曰讀若賴。

則祭不得獨為一類也。糲厲噉勦皆從萬聲。則與二十五

願一類也。要之古讀不必不三類也。

從莠聲者。惟講字遠隔。

說文無𠄎字。玉篇主倦切。火種。然諸從𠄎者。竝無此音。蓋
𠄎𠄎二字。隸竝變爲尖。𠄎音居倦切。故𠄎主倦切。以字從
火。因漫謂之火種耳。此音旣誤。除此不計外。朕𠄎皆在四
十七寢。併在四十七證。此三字一類。乃從併省聲之遼。蘇
弄切。自爲一類。從朕聲之騰。滕。臄。騰。騰。臄。臄。臄。臄。仍與
併同類。乃若𠄎從朕聲。其正文𠄎從𠄎聲。而唐韻而隴切。
與送一類。然玉篇𠄎子徇切。廣韻𠄎子峻切。𠄎上同。獨爲

一類別有十九代騰徒耐切亦獨爲一類然則弁字凡四音也。

綜以上諸字而觀之其音判然不得強命爲通轉者可以不必從爲之辭矣取而譬之鼎下云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二字之義判然而可以通用又何疑於音之判然乎又有古本一音今則變音而從之之字各用一音者乃古讀如仍而乃訛仍仍皆如古音惟釀獨異集韻則云甯鄧切也余音古今不異而斜賒今別爲音乃至茶別作茶則一人之形影分道揚鑣也雖然夔從豸聲闕仍從

燹聲。此固可通。斲從𠄎聲。鬪又從斲聲。此不可通。而許說固如此也。是以嚴鋏橋說文聲類作圖以明之。而學者多不謂然。則請與之讀廣韻。其偏旁與部頭不同部者甚多。蓋自古而然。不盡後人杜撰。則說文一字數音者。或古音本可通轉。亦未可知也。

釋例卷三補正

○疒部痲曲脊也。玉部玖讀若人句脊之句。艸部蓂，艸也。可以染。雷黃，糸部緌，帛。戾艸染色。吾作句讀，謂句脊爲省形存聲。又謂戾艸當作蓂，此亦畸輕畸重也。戾，韞通用。漢百官公卿表有韞綬，音灼。日，韞，艸名也。可染綠，然則字尙可作韞，豈不可作戾哉？是形聲字以聲爲重之證。續之三葉後二行之末


第從弟從累，段氏以繆例之，謂可云累聲。然弟累同部，是此字一類。十葉後八行

晉語文公立四年篇，子犯曰：其毋莫不生氣，似與俗語合。然非也。生氣卽上文戰鬥直爲壯意。十三葉後三行

今又見一本，亦云從女卑，引徐曰：會意，或卽因小徐之說而刪。

之十四葉
婢字條


積古齋楚公鐘夜作叔夜鼎作皆從大且之夕

在左而仰變夕為月豐媯敦作從夂省矣而夕亦在



左師酉敦二器一蓋凡三夜字一作二作二十五葉
夜字條

朝字積古齋仲殷父敦蓋作器作筠清館周乙亥彝

作周鼎作廟字積古齋吳彝作師酉敦作

三見竝同甲午簋作筠清館周宄敦作案惟甲午簋

與小篆同而亦無人然則淖字自從古文省也不可謂之

破壞特不識是何字耳三十二葉
淖字條

經典釋文注解傳述人篇內尚書下梁有費魘是梁人已以魘

為名沿字林之誤三十三葉
後三行

從羸之字金刻罕見惟筠清館鄒子盞如月字釋爲羸中央之

如月似能字左半凡作𠃉、𠃊皆與小篆不合惟其文曰秦羸則

固當非誤釋○史記索隱魏公子列傳侯羸音盈又曹植音羸

瘦之羸是同此從女之字而一音盈一音雷也可知羸字本兩

音也○羸字若依鄒子盞似是從舟能省聲然從舟之義難明

又上半之𠃉、𠃊與𠃋相似或是小篆變錯三十四葉羸字條

嚴氏曰篆宋本作彖與部首彖同汲古改作彖依小徐也案如

此說則篆本衍文玉篇無之可證三十九葉後五行

有形非兩借而實則兩借者小篆孫作孫金刻作孫許君

據小篆從系而知古文之糸在臂之下爲兩借故入之糸部也

說詳句讀四十葉兩借篇

說文從昏者凡十字作𠂔者少作𠂔者多惟手部𠂔𠂔可

為吾說證亦可謂一字千金矣四十一葉昏字條

人部仁下云從人二聲大徐改為从二而曰仁者兼愛故从二

御覽引春秋元命包曰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為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為仁注曰二人言不專于己念施與也筠案此說尙

勝大徐夫墨子兼愛鼎臣不應未讀孟子特以二聲不諧姑為道

辭而已不知二與仁雙聲故仁以二為聲說文中此類雖非極

多亦自不乏也如元從兀聲髡之或體作髡裸從果聲論語禮

為葇從母聲葇從宰聲莫從艸聲會從囙聲會昨稜切音唇囙音蔥與唇雙聲但

會字余義鐘作𠂔會侯𠂔從奴聲哀從衣聲心部引孝經哭

鐘作𠂔不知所從何字𠂔從𠂔聲不悠今本作依

哀依亦雙聲史記天官書蔚然曰郎位漢書作哀鳥星經作依鳥皆形容之詞然蔚與哀鳥依皆影母字史記之蔚卽是𠂔字漢書星經則長言之喁從禺聲延從厂聲曼從冒聲般從青聲純是依聲託事矣

敏從每聲攷從矛聲暝從買聲太元用暝與羅蛾爲韻注曰暝音麻是知漢讀麻仍如磨

從冥聲馥從古聲骈從并聲馥從丸聲腴從奭聲膈從另聲篲

從鼻聲彪從彬聲自真至先古韻本通又虞與侯幽通侯幽與蕭爻豪通凡此類多不及也姑舉此二事以

兒短從豆聲粹從宰省聲或作樸棣從隸聲杝從大聲耑從耑

聲秦從春省聲郤從晉聲旂從斤聲說文從斤之字凡二十其仍同古音者無論惟旂所

蕲頤圻沂斲皆轉入微部案圻爲垠之重文而昭二十一年左

傳天子之地一圻則以圻爲畿且上沂之衛風碩人頤與衣妻

媵私爲韻似古韻本然者非也僖五年左傳旂與辰振賁焯

軍奔爲韻是旂之古音如芹芹與畿雙聲從可知圻古音銀與

澄雙聲澄與畿疊韻故從斤聲之字相率而入微

部也茲但錄旂圻二字而於旂之有徵者明其故疇從有聲芝

從乏聲懷從夔聲宄從九聲伊從尹聲允從呂聲伊允可互證佳從

圭聲儼從難聲魑從難省聲佻從凶聲犀從辛聲犀辛雙聲尸部犀從犀省聲犀音題

與犀與犀袞從公聲若字作袞從台聲則疊韻褻從采聲兢從丰聲覲從箇聲鬢

從莫聲犭從犭聲

釋文曰犭崔集注作犭農犭亦雙聲

𤝵從而聲

唐韻奴何切者蓋古字而𤝵通

用此而音奴代切則與𤝵雙聲

𤝵從農聲𤝵從卑聲猜從青聲熊從炎省聲

從單聲𤝵從衣聲𤝵從𤝵聲

水部濫下引詩齊沸濫泉火部燿

發正與同音蓋由齊弗雙聲故畢

吉切之字敷勿切

𤝵從𤝵聲

𤝵字說曰鴛思思今之

亦以顯為𤝵字則是展轉復歸本字也

近人或說仁字曰從人

也心與思亦雙聲

憲從害省聲情從曹聲汜從八聲潛從會聲洧從有

聲汎從九聲滓從宰聲凝從疑聲鰓從馬聲奕從而聲需從而

聲

讀而為如聞從可聲閔從於聲孥從奴聲

奴之從又聲也𤝵之從

可謂之疊韻惟孥從奴聲則非雙聲無可言也

𤝵從靡聲

麻之古音在歌部不獨東門

確據也說文從麻之字八從靡之字四𤝵𤝵𤝵𤝵皆仍古音

特舉之與前舉旂字之法交互以見意

𤝵從般聲

般讀如盤則般雙聲般如

從林聲

許君讀若潭則非雙聲矣

畚從弁聲細從凶聲緝從有聲蜚從廷聲

徒典切

蜚之籀文壁從辰辰與蜚則雙聲也塵從庠聲庠讀若連蟻從

莫聲蟲從卑聲蓋讀卑為婢貽反也蜚從佳聲字林有餘繡餘

季二反古維字作佳餘季為維之去聲餘繡則同貌是雙聲也

所從良聲圻從斤聲軼從大聲軌從九聲

飽有苦菜二章軌與杜韻或欲改為不濡

軼非也

存從才聲至於江從工聲偶從禺聲此類古同音而今雙

聲者概不舉之然已九十一字加注中所有祁靳頡沂斲臙糜

糜靡靡糜糜十二字則一百三字亦足為仁字證矣然猶可曰

舉一元字即安知古亦讀為愚袁切也舉一裸字即安知古亦

讀為古玩切也則請以說文本有之讀若明之瑒從昌聲而讀

若淑夢從夢聲而讀若萌齟從列聲而讀若刺齟從敷聲而讀

若隔臙從鬲聲而讀若擊敬從豈聲而讀若墜穀從攷聲而讀

若庫楮從胥聲而讀若莛小徐本莛固從及聲也邗從年聲而讀若竈劬

從朋聲而讀若陪陪從崩聲而讀若陪即由此字來也僖從悉聲而讀若肩般從

變聲而讀若葶般音梭與葶固雙聲孫炎曰般古屈字般屈亦雙聲庠從卑聲而或讀若

逋蛙從圭聲而讀若回弁從介聲而讀若蓋幌從虎聲而讀若

移岬從弭聲而讀若洩勑從象聲而讀若演案樣字莊子作橡象兼鼻韻兼演雙

聲 霽從鮮聲而讀若斯實從真聲而讀若資玉篇實同贖媪從盪聲

而讀若奧姐從且音音聲而讀若左熾從簋聲而讀若糾唐韻居天切是

音矯也簋糾矯三字皆雙聲嬌從嚮聲而讀若陸縹從集聲而讀若捷蚩從

中聲而讀若騁輪從侖聲而讀若戾或體即作嶼垠從冂聲而

讀若隻鈔從多聲而讀若摭鑣從鹿聲而讀若奧瑩從熒省聲

而讀若銑，葦從差省聲而讀若遲，孛從三子而讀若翦，此雖會意字，然子翦亦雙聲也。若夫瑋從犖聲而讀若曷，等韻則犖曉母，曷匣母而曉母亦有曷，蓋古音犖曷同母也。夫此三十四字者，其所從之聲，與其讀若之字，無一非雙聲也。又有本字與讀若之字雙聲者，隄從是聲而讀若瑱，唐韻他計切，廣韻則他甸切，是隄瑱雙聲也。隄從隄聲而讀若虺，唐韻則許介切，是隄虺雙聲也。翫從夾而讀若漻，唐韻則山洽切，是翫漻雙聲也。听從斤聲而讀若希，唐韻則許斤切，是听希雙聲也。旭從九聲而讀若好，唐韻則許玉切，是好雙聲也。祥從半聲而讀若普，唐韻則博幔切，是祥普雙聲也。畝從出聲而讀若中，唐韻則丑律切，是畝中雙聲也。犛從示聲而讀又若銀，唐韻則語其切，是犛銀

雙聲也。鑄從雋聲而讀若讖，唐韻則子全切，是鑄讖雙聲也。況
業從八聲而讀若頌，一曰讀若非，則八與頌非，三字皆雙聲。又
何怪以雙聲之字爲聲乎？是知以疊韻字爲聲者，其常也。以雙
聲字爲聲，亦非其變也。猶之以疊韻字爲義者，其常也。以雙聲
字爲義，亦非其變也。歿溥也，所求也，禍害也，呢啞也，趨窮也，峙
蹠也，逮疾也，逆迎也，通達也，踰越也。此類單字爲訓而不雜以
他字者，凡七十餘事。鄧氏旣輯爲專書，故不復覲縷也。夫許君
之讀，尙或出于漢音，許君之說，尙或出於己意，而古人正名百
物，早已有然。須，飧蕪也，齊疾黎也，須，飧齊疾皆雙聲。須，蕪齊黎
皆疊韻也。當又名蒿，雙聲而兼疊韻也。荷又名苗，則雙聲也。苦
菓，菓也，苦菓菓，皆雙聲也。是故莫以早莫爲正義，轉爲適

莫則與正義為雙聲也。是故鐘鼎文以麋代眉，人不以為麋鹿也。以麋代眉，人不以為血祭也。如何之字，經典有作若何者，借若為如者，尚多人或不覺，亦有作而何者，人亦不以為轉語詞也。許君引左傳，歆而忘，是正宗。今本借如字，服注亦破為而字也。口部引詩，嘽嘽駱馬，疒部又引疹疹駱馬，單多亦雙聲。韓非子，自環為私，許君引作營，非所據本異，直以雙聲字代之也。而且許君自收之重文，亦有可徵者。玼或作瑣，施或作贖，贖音扶云。

或則與 營或作茂，宮乃今同音，古則雙聲。 蕩或作蕩，大部引詩，盧獐，今作令，獐仁是韻，令仁。

本非韻也，令連亦雙聲，故詩車鄰，鄰 薶或作葆，薶從好省聲，好休雙聲。 訊

顛本是韻，令亦以雙聲而為韻也。 古作誠，鶴或作雉，音欲，古。 鳩或作鴛，圃或作圃，化，古音訛。 棧或作穆，駕

籀作格，麋或作麋，奢籀作奢，音者，古音渣。 繪籀作緯，從宰省聲，許說引揚雄說。

矣。而漢書揚雄傳曰：上天之繇，是雄以繇爲載也，其字從宰不省。銳籀作厠，此十五字者，其偏

旁皆各爲雙聲。又有份古文彬，則彬分雙聲也。遷古文廼，蓋古

讀琴如僊，僊西雙聲也。又有古音曼韻，今音雙聲者，籒之古文

甌與枕，歛俗作嗽。

竈或作甌，是其證。

紕或作鞬，是也。又有正文會意，重

文之偏旁與正文雙聲者，眉古作省，少與眉雙聲。猷或作猷，目

與猷雙聲。夙之古文𠄎，所從之囟，音誓與夙雙聲。躬或作

躬，弓與躬雙聲。冰俗作凝，疑與冰雙聲，是也。然則雙聲可以爲

偏旁，可以爲讀，若可以爲說解，可以爲二名，乃至可以代其字，









可以爲重文，而獨於仁之從二聲者爲之厲禁，甚矣其惑也。改以

雙聲字
爲聲篇

今韻之異於古韻者，亦皆由雙聲而變，爲之古音則譌也。委之

古音則阿也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是變音之兆在春秋時也池古作沱音既變且竝形亦改也江之古音則工也澤之古音則洪也孟子曰澤水者洪水也固猶以音解義也絳字多見於古籍紅惟春秋論語各一見當是一字而說文曰絳大赤也紅帛赤白色也不以為一字似許君之疏然絳讀如紅有澤洪可證而假為大紅小紅則讀如功或者二字本異未可知且我於音理素未究心而音之流變又更僕難終也即附前篇之後

王懷祖先生以一屋為十九侯之入聲然未出叔字四十五葉弱字條

収居竦切尹余準切古文作君之古文作金文惟周夜君鼎作猶足見其為合為其他多作又史頌敦蓋作器作則即尹亦即収也特不識覲

爲何字史頌敦文曰天子覲令積古齋追敦文曰天子覲揚阮氏釋覲爲顯似于文義合乃號季子白盤文曰不顯子白又曰孔覲又光兩文並見正難定以爲同字也然可知𠄎讀居竦切亦可讀余準切也金刻君作𠄎者猶易識四十八葉隋字條前

淮南說山訓注僮讀詩惴惴其栗之惴也與歸讀若捶擊之捶

可以互證

四十九葉
尚字條內

地理志并頭山顏注并苦見反又音牽史記五帝本紀作雞頭括地志作笄頭○禹貢導岍及岐釋文岍字又作泝馬本作開廣雅曰吳山謂之開山從馬本也然則說文謂開從并聲或從馬乎又案桂氏曰魏王基碑齊隴東王感孝頌皆有彤字從并聲今卽依此兩事去開形兩字其餘仍有三十餘字皆瓜剖而

豆公亦是做筭不能救鹽池之鹹也

說文釋例卷四

安邱王筠卅山學

形聲之失

許君曰。俗儒曷夫。未嘗覩字例之條。鼎臣曰。爾雅所載艸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筠案。菜名東風鳥。名巧婦。今作菓風。鶩歸。豈復可解。乃玉篇卽已有之。說文先有之矣。苟取分別。曾無深意。若不覺其重複拉雜也。然易童牛之牯。說文引作告。而牯下引費誓牯牛馬。則史籀以前。早已如此。

吾終不能無槩於心。爰輯之以備覽焉。

告從牛。而犝又加一牛。

嚴從吅。吅二口也。而囁又加一口。乃嚴之古文嚴。已從三口矣。竊謂嚴是本字。加品作嚴。省一口作嚴。借爲威嚴之義。迨爲借義所專。再加山作巖。又作巖。仍與嚴同義也。何則。厂部嚴。窰也。夙部曰欽。窰。山部窰。下曰岑。窰。卽公羊僖三十三年傳之嶽。巖。穀梁傳之巖。陰。其體屢變者。疊韻形容之詞也。嚴從厂。敢聲。業已足矣。而嚴加品者。與自之古文𠩺同。𠩺蓋厂之古文也。詩曰。維石巖巖。泰山巖巖。故

得威嚴之義。小篆省一口。以爲威嚴之專義。因加山以爲山巖之專義矣。

言從口。而唁訃各加一口。且唁從口言聲。訃又從言口聲。亦大任意矣。

益從水。而溢又加水。然水祇可在皿中。而益之水在皿上。則增益之意。卽兼有汜溢之意。滿招損也。溢似後來分別文。

沓從水。而潛又加一水。

曩曠皆在目部。焦燠燎皆在火部。垂墜皆在土部。

宥、睞皆會意。其訓又同。惟唐韻音切不同耳。皆在目部。睞下云讀若勿卹之卹。唐韻於說切。廣韻六術十七薛皆不收。而收於十六屑。於決切與穴同部。則何以睞從宥而由宥之穴得聲。宥從穴而反烏皎切邪。集韻亦收睞於屑部。而又有重文眈。則尤可疑也。卹從血聲。血亦在屑部。易曰需於血。出自穴。是血穴自古同部也。特宥下無讀若。不知許君讀宥爲某也。

取腎皆在目部。一會意。一形聲。

皿部盧。飯器也。從盧聲。案飯器者。卽凵部說解之凵盧飯。

器也。籒部盧。𦉳也。讀若盧同。是知盧盧一字也。篆文作𦉳。籀文作𦉳。案皿。籒皆器。而義尚微別。籒。𦉳則異名同實矣。盧既從籒。盧又加皿。𦉳又加缶。𦉳直從兩籒矣。豈有古人制作而蕪雜如是。大抵盧爲古文。盧爲重文。餘皆任意分別支也。𦉳之籒文作盧。卽可徵。盧盧制作之先後。

梅之或體作棐。棐之古文作𦉳。案梅。枏也。是所謂梅梁者。固大木也。棐。酸果也。則詩之標有梅也。棐乃從棐。混兩木而一之。宜今人祇用梅字。而棐別作誰。棐用也。況棐從兩木邪。

咎從人。俗又加一人。

與字聲義全矣。爨又加火。且皆訓火飛。恐爨乃變隸之後。不知票本從火。因加火耳。雖唐韻反切小異。不足據也。或從口。國又加口。

辵從止。徙又加止。或體作𨔵。韻會引𨔵以爲古文。是也。冒從目。瞞又加目。

會意

許君敘曰。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案會者合也。合誼卽會意之正解。說文

用誼。今人用義會意者。合二字三字之義。以成一
字之義。不作會悟解也。左氏曰。止戈爲武。自鄭漁
仲倡爲異說。後人多信之。不知來來者棗也。叱叱
者四十九枚也。東方滑稽。乃有是語。豈春秋而有
之乎。六書例解曰。或謂止字从亡聲。非从止。此執
隸形之變。案漢碑武字有數體。𠄎爲正體。𠄎𠄎
爲變體。武武武武爲譌體。惟嚴訢碑。劉讓題名。作
武武。有似亡字。亦譌體也。筠姑依樣畫之。俟求

漢碑質實

金刻皆如小篆。惟巖
彝作武。上體小異。

天字說曰從一大。凡言從者從其義也。一大連文不可言從一從大不可言從大一。此與人言爲信止戈爲武同爲正例。信字在言部信以言爲主也。而其說曰從人言其詞順也。大徐不知而改爲從人從言謬也。果如所改卽當入人部矣。天字不入大部者重一也。

禾從爪禾所爪者穗也。而禾字根莖葉穗皆全。此不能省禾以會意者也。故全從之。

獸從甘朕。

依小徐

朕犬肉也。何以專飽義古所貴也。鄉飲酒

禮祇言一狗。

崇從示出。依小徐此亦順遞爲義者。大徐不知。漫爲增益。蓋

人神道殊。豈可出而與人接。示而出也。是爲崇矣。說文校議曰。據小徐通釋。當言出亦聲。

示部不收宗字。而入宀部者。分別之義。天神地示壇而不

屋。人鬼乃廟祭。是宀中之示也。故說曰從宀示。依小徐

刺從束刀。依小徐刀不可束也。聚刀而束之。豈能如束溼薪。

未有不乖刺者矣。此取義於必無之事故。不入刀部。而又在東部末。束從口木。束刀非其本義也。余方謂無束刀之事。旋聞小僕曰。適見行路者。繩束四刀負之。手持一刀。恐

非善類也。余問其束之也何如。曰：刃皆向內耳。附記之以見腐儒不足論天下事也。

閨下云從王在門中。此亦順遞爲義者。特不可言從王門。必加字以連屬之。文法雖變亦正例也。

十部丈下云十尺也。從又持十。案春官典瑞璧羨以起度。鄭注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爲度。元謂羨不圓之兒。蓋廣徑八寸。袤一尺。筠案璧徑九寸。去其廣之一寸以增於袤則袤十寸。廣八寸矣。然八寸亦尺。十寸亦尺也。十寸之尺固分十寸。八寸

之尺亦分十寸也。橫黍尺當縱黍尺之八寸一分而兩尺皆爲度。初非僅用一尺也。對言則咫尺分散言則咫亦爲尺。猶今尺隨地而異而名不異。且莫不分爲十寸也。八寸尺之寸蓋以中指中節爲度。以手爲尺。從而遞增之。則仞及尋常之名生焉。十寸尺之寸蓋以寸脈爲度。以肘至尺脈爲尺。從而遞增之。則丈引之名生焉。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周禮溝洫亦言廣深八尺。二尋二仞。則周時田畝用八寸尺也。儀禮聘禮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只。疏又引鄭君答趙商曰。三咫只卽咫也。

此文作咫及只。內宰注天子巡守禮曰。制幣丈。

八尺。純四狶。疏引趙商問亦作狶。而鄭答則作是帛亦用尺。釋文亦周禮作狶。儀禮作只。篇韻皆無狶字。是帛亦用八寸尺也。考工記廬人以尋常計數。是五兵亦用八寸尺也。乃家語肅慎楛矢長尺有咫。又似二者兼用矣。其它圭璋車輅則似用十寸尺也。圭璋卽以玉人證。車以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證。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而伸臂則一尋。人之縱橫相等。故丈尋異名同實。丈字從又持十。此之謂也。

孟子言枉尋直尺。猶言枉丈直尺耳。許君以咫爲周尺。信而有徵。

以上皆合兩字爲意而順遞言之者。正例也。它如竒從口距辛。局從口在尺下。弄從止在舟上。夾從大俠二人。

此類極多。難爲更僕。吾又未能於其中見疑義。故不及也。○易曰。雷風恆。雷雨作。解。此一類也。皆相連爲義。順遞一門。蓋足象之。

吏下云從一從史。此兩字並峙爲義者。亦正例也。亦可言

從史從一。特字隸一部。故先言一。然不可言從一史。與天

從一大爲異耳。夫史者人也。一者心也。

印林曰。以一爲心。小徐之鑿說也。許

云吏治人者也。從一。則所以從一者。爲其在上也。一爲數始。餘數皆處其下。吏位在上。故從一。亦猶古文帝示之從一矣。何必論心乎。筠案九經字樣說吏字云。言其執法如一。又重之在上。與印林意同。先有是人而

後論其心。似當入史部。然吏義廣。史義狹。古之史似今之

書辦此第借作人字用耳故入之一部凡象形指事之文其聲必在字外形聲之文其聲必在字中會意雖兼二者而有聲者較少既兩字皆義而義有主從當入主義所在之部此指兩字皆部首者言之若一字爲部首一字爲部屬者不在此例此定例也

冬從夂從冫四時之終恆有久也古文夂則順遞爲義矣日窮于次之謂也

以上竝峙爲義者凡兩言從者皆是大徐好兩言從小徐好一言從於其文意之連屬與否○易曰上天下澤履上火下澤睽竝求之不難辨也

峙一門蓋足象之

辨下云從言在辨之閒此於字之部位得其意也

闕之古文闕開之古文闕皆是也惟闕兼形耳非從引也
之𠄎竦手也之𠄎直是兩手而已且闕之𠄎仍是左手𠄎
仍是右手闕之𠄎反是左手𠄎反是右手何也開乃初開
故以一象肩兩手奉肩以開之必順其手之常也闕則大
開肩在門後故字不作肩形兩手推之以附著於牆則兩
掌向外反其手之常也闕變爲開斷其一爲兩直其𠄎爲
𠄎釋山碑卽如此是李斯之鹵莽也段氏曲解𠄎聲豈有
當乎玉篇開下云說文作開是又於斷者連之也又曰開

古文是亦於此者直之也。以今準古，古猶今也。大抵不識物情，不能識字也。

尙下說當兼依二徐本作從口從內，內亦聲。口在內中者，以字形見字義也。今作𠂔則其意不了。此字雖非象形，然是以形見義而兼聲之字。

以上以字形發明字義者，若遂其部位，卽不足見意矣。如亞從二，臣相違，夆從又平相承，乂從人入相交，皆是也。特各明一義，遂分見耳。○易曰：天在山中大畜，明入地中，明夷，部位一門，蓋足象之。○以上三類皆正例也。

方名之東南北皆會義。東取義於升於扶桑。南取義於艸木之寘字。北獨取二人相背。何也。直取其相對相當之形。相背之義也。相對相當者。以兩而化也。相背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蓋物之屬北方者。莫不殺諸兩。蒼龍朱雀白虎。皆一物也。至北方元武則兩物。規矩繩皆一物也。至北方權衡則兩物。心肝脾肺皆一物也。至北方腎水則兩物。天地生物。至北必兩之。聖人製字。至北安得不兩之哉。天時人事皆於是乎。去故而就新。然天字不能相背也。故以人相背明之。印林曰。古背字蓋卽北字。後又加肉。別

爲一字耳。故背爲北堂，邶風亦作鄙風也。

六下云：陰變於六，正於八。

如此立文者，以八在二篇故也。下文七九相次，則分說之曰：陽

之正也。陽之變也。不復如此立文。

從八從八，夫以數言之，先有六而後有

八，以字論之，則先有八而後有六，可見許君說解推本先聖製字之意，不用後世計算之法也。易用九六，不用七八，老變而少不變，變乃玩其占也。八變爲六，故六字從八，然則七變爲九，九不當從七乎？以七篆之形拗折之，卽成九矣。許君云：屈曲殆亦此意，但未明言從七耳。

右二字皆聖人創意爲之，若執字形以求其義，則不無

窒礙故爲變例也。它字尙當有類此者。吾未之見耳。

王部承三部。三下云天地人之道也。王下云三者天地人也。知王字從三。又云三畫而連其中。丨部云上下通也。玉下云丨其貫也。通連貫意皆近似。是從丨。然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則是一以貫之之意。丨爲一之變體。然則王字當屬變形會意。且兼指事也。

屯下云難也。此正義也。引易卽證此也。又曰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者。此班志所謂象意也。難之意無可象。借中以象之。凡艸木之生。其根必直下。若根先曲。則生意不遂。

惟其芽有所礙始有曲耳而屯字曲其尾者字本取難意不主艸而言故曲其尾也易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屯卦上承乾坤乾純剛坤純柔屯震下坎上皆一陽二陰剛柔相交之卦自此始也震之陽在初坎之陽在二皆不能直達於上故難也以卦德言動而陷於險亦難也屯之爲字中在一下是艸在地中也在地中而有枝莖無此事也又曲其尾尤無此事也無此事而作此字第以會難意也故地本在下而在上變也中曲尾亦變也凡類此者皆謂之變

形會意

艸亦從中從一中在地上是出也與屯反對

芻象包束艸之形。案從兩勺字。

許所謂包。卽指勺字。

從艸字。兩體皆

成字。卽是會意。而許君云象形者。此以象形爲會意也。若直是會意。則當作卹矣。惟芻爲旣刈之艸。故所從艸字不依本形。如斲字從斤斷艸。是其比也。必兩包之者。便於擔荷也。

斲隸艸部。而變艸之形爲𠂔。以會旣斷之意。不入斤部者。非在艸部不足見意也。與支之古文𠂔不相似。

詩之籀文盞從二或而一或倒者。非倒不足以見意也。或之本義。則疆域也。借義則或人也。疑或也。盞字三義皆可。

通兩國兩人相悖。未有不悖亂者。卽心覆圖反。展轉不定。亦終歸於悖也。

竒從口。距辛。非第與言字相避也。竒者語相訶距也。非順理之事。今所謂譌詐。蓋當用此字。其詞不直。故曲以象之。廣韻作啐。已失其意。字書作𠵿。竝失其形。

𠵿下云。不滑也。從四止。案一人兩足。四止者。兩人之足也。上二止倒之。而且反之者。兩人相對。則其足趾相向。故倒之。其左右正相反。故反之。苟相順從。必二人從行矣。今兩足相悖。是憤爭之狀也。故得不滑之意。

冂，覆也。似指事。然云從一下垂，則會意也。一非物，何以能下垂。覆物以巾，本平正如一字。既有所覆，則質柔必垂矣。故本其意而言從一也。冂、冃、冄皆覆冒之義。遞增以見其重疊。特是玉篇云：冂或作帽。然則冂當爲象形字。故冂與冂得遞減以會意也。不然，冂訓覆則虛字也。而部中有冠字，以虛字領實字，非法也。又案冂似是古幘字，乃象形字也。

以上從其字而變其字之形。如門從二戶，夾坐北之從二人。彘之從二匕，𠂔之從二臣，皆是也。其字已別見。

牢字會意兼象形。宀乃古終字。而曰從冬省者。牛冬乃入牢。若夏日有汗入牢。則毛盡禿矣。故知爲從冬省。旣爲閑養牛馬圈。則何必從牛。牛於六畜中最畏冷。北方牛牢。多以艸障蔽之。馬則不然也。云取其四周。卽此之謂。亦兼指字形。宀字周巾牛字外也。

棗從重束。棘從竝束。其木同而高卑不同也。許說曰叢生者。卽指竝而言。豈如段氏謂束尤多乎。

以上兼象形者也。抑棗棘爲疊本字以會意。如二玉爲珽。二木爲林之類。吾已別輯之矣。顧其中亦有別焉。如

龍虬之類，祇是加一倍法。龍，飛龍也。虬，虎怒也。龍善飛，加一則愈飛。虎善怒，加一則愈怒。是龍仍指一龍，虬仍指一虎也。抑又念五經文字云：虬，俗以二虎顛倒。與說文字林不同。竊意似俗作是也。蓋虬下云二虎，虬下云兩虎。據此，知其不顛倒。虬下獨云從虎對爭，貝若如今本，是背而不對也。疑字本作𧈧，如𧈧字之比，以其難寫，乃作𧈧。李勣碑如此。文選魏都賦亦有此字。後復改之，而說文亦因而改。易不然。楷字皆取便利，𧈧作𧈧，甚不顧其安。爲其便於書寫也，何獨於此字倒之，以自蹈於不便乎。

𠂔 𠂔從𠂔從𠂔。又是會意。而𠂔𠂔固事也。兩手向內。是爲拱。揖。兩手向外。是爲攀援。於字形見意。則兼指事矣。

𠂔 步亦是也。止字象足形。本不分左右。若以兩足取象。則必分左右矣。故𠂔步所從之少。不取蹈也。本義而以少象左足。止象右足。𠂔之足平分而兩向。是刺𠂔也。步之足前後相隨。是行步也。猶之又爲右手。𠂔爲左手。合之而作𠂔。作𠂔也。乃無𠂔字。不與步同例者。手無上下兩用之事也。又無𠂔字。不與𠂔同例者。足無左右易位之事也。○行步兩字之義。可卽字形得之。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

步曲禮曰堂上接武鄭注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案半躡之則後一迹躡前一迹之半。兩足必左右相並矣。故行字彳亍相並也。禮又曰堂下布武。鄭注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案此則兩足相繼矣。故步字止少相繼也。

束字從八而八不在外者。於束中束擇之。不可於束外束擇之也。

束困皆從木從口。然束縛者必當其中。以困爲束不可也。木乃高聳之物。今爲物所口。是困也。以束爲困不可也。故

意在字形中。非率然合併兩字，便爲會意。

以上皆兼指事者也。

有會意而意反不在字中者，則得意於筆墨之外矣。珽下云：車笱，閔皮篋。古者使奉玉以藏之，然則皮篋乃珽之正義也。然而其字不從皮，而從珽從車。珽在篋之中，車在篋之外，皆不直指其物，特以所盛者玉，故從珽，使必乘車，故從車耳。而玉不可頓置車上也，卽此見其有篋矣。爾下云：麗爾猶靡麗也。其孔歟，與爽同意。爽下云：明也。小徐以縫隙說之，則爾爽兩字，皆指窗櫺，其空白處，乃字意。

也。爾字又
兼聲

秣下云稀疏適也。指兩禾字中間之空地也。立苗欲疏。故兩禾離立。與秣字取其密比者異。故字形雖同。而命意不同也。

隄下云鄰道也。兩邑祇有鄰意。所謂道者。中間空地也。州下云水中可居者曰州。周遶其旁。從重川。其爲指字之空地尤明了也。

甬下云兩阜之間也。意重閒。不重阜。

以上意在無字之處者也。

有展轉而從所從者之所從以會意者。甘部曆字是也。各本

譌爲曆。小徐曰。麻音歷。知麻爲麻之譌。知字當作曆也。說曰。和也。從甘從麻。麻調也。

調之卽和之矣。然麻者治也。麻從秝。秝稀疏適也。當作稀疏適歷也。周官遂人疏曰。稀疏得所。名爲適歷。然則調和得宜。亦謂之適歷。是曆從麻所從之秝爲意也。

宰下云。皐人從辛。辛。皐也。案辛本不訓皐。其說解曰。從辛。辛。皐也。是辛之所從有皐義也。而皐字卽在辛部。且宰辭皆訓皐。而辭字亦有皐義。是從辛之字爲皐也。以二者推測之。知辛亦皐也。然究係株連。不意文字中亦有瓜蔓鈔

也。辨下云。舉人相與訟也。從二辛。辟下云。節制其舉也。則直以辛爲舉矣。

以上所從之字不成意。轉由所從與從之者以得意也。匠人建國。則圭臬準繩其器也。匠人爲溝洫及困窳倉城之屬。則畚鍤楨榦朽鏝其器也。二者皆土工也。匠人營國。則兼木工也。其器械尤多矣。欲爲之製字。則不可臚列也。乃獨注意於木事。而其審曲面勢。神奇工巧。又無可措意也。乃以箱篋盛器械者。必係工人。爰以口中。有斤。會成匠意。然斤之爲器。不能入口中也。斧鑿繩墨。短小之物。皆入口中。而不從之者。爲其意不著也。故有非情理之實。而人

望之而知者。匠字是也。吾見江南木工不用斤。亦不失其爲匠也。匠及工巫皆人也。而其爲字則皆以事表其人。吾同年友黟縣余正燮理初曰。江南木匠。斲樹成材。及用木牌料者。皆用斤。作屋作器之匠。俱用成材。不用斤。

此意不勝會而所會之意不實不盡者也。

有卽其文而少增之卽爲會意者。彳從彳。彳小步也。引長之則長行也。世從疋。疋三十也。三十年卽爲一世矣。而又曳長之者。絲絲不絕之意也。目從日而曲之。象出氣也。半從生而達於下。丌從丌而連其上。

取下云象形。實卽耳字而少增之以會意。許君言象形者。公羊傳所謂辭窮也。說文無繇縟之詞。故云然耳。試思取訓耳垂。無以發其意也。反由耳之上增之以象其垂。無此形也。然人觀之。卽知其爲下垂也。是以知爲會意。

以上就本字而少增之以會意者也。

有必從省乃足會意者。如省俎是也。苟作朏。非不可見。暴肉之意。苟作胆。亦非謂嫌於蠅乳肉中之胆也。俎所度者。半體之肉。故省肉之半。省之爲肉。甚零星。從肉則嫌於一肉矣。故知此二字者。古人刻意作之。且兼象形。知爲會意。

者非會合肉字思之不足得其意也。

彳亍二字分行字以爲意許君謂彳象形亍反彳行從彳
亍是謂亍行皆會意誤也夔一足乃罕有之物也然旣分
矣何以謂之會則以非識行字卽此二字不可識也仍是
會合本字耳。

夕片亦是也月字象形不可分半也而夕從月半見者午
日當空月自無景至夕則見矣然不如夜月之明也故曰
半見豈云見其半哉夫朝亦半見安見夕之不爲朝月生
於西之義也且自朝而禺中月漸卽於暗自夕而下春月

漸卽於明矣。故又得爲將莫之字也。木字象形。木不可分半也。而字之形不可分半也。木以上出者爲枝葉。下注者爲本根。苟以事實論。則欲判之爲片者。必先斷其本。依此形而作字。則成屮矣。且再斷其枝。依此形而作字。則成丨矣。夫而後去其皮。夫而後析其榦。而片以成焉。依此作字。豈能以丨更剖爲兩乎。片之爲字。去一半之枝與根。而一半之枝與根故在也。古人製此字。不於物情中得其意。而於字形中得其意。當亦自詫其巧。自笑其非理實也。夫櫛之古文不從木。無頭與片同省一字。而各得其意。

𠂔從半𠂔

了孑孑皆從孑省之以見意了無兩臂孑無右臂孑無左臂許君說了曰象形誤孑孑從了則部分所拘也

無左右臂之說

爾雅釋文引之云出字林

川字象長流之形由川而減之爲𠂔再減之爲𠂔則會意字也非以川字比例而推求之不可知其爲𠂔澮故曰會意也是以𠂔𠂔二字終不可行𠂔之古文𠂔直從田川會意篆文𠂔則諧聲𠂔則經典借同聲之澮而說解曰水流澮澮也是即發明假借也段氏謂澮澮當作活活失之○

段氏謂許君不言象形爲省文非也。許君亦以爲會意而與吾說不同也。下云水小流也。是謂省出左右四筆。獨存中筆。以見其爲小也。下云水流澮澮也。則由下而增之。以見其稍大也。川下云貫穿通流水也。則又由下而增之。以見其益大也。然許君說水字未允。故吾於此三字亦知其意而不敢從也。川下既引濬。下又引濠。濠澮距川可見。下不能單行。即連用尚不能久行也。川者天生之。下人爲之。卽此足知製字之先後。

谷從水半見出於口。與谷從水敗兒同。皆於省文見意也。

泉出通川爲谷。固非窮瀆不通。然究是深山穹谷。與長江大河不同。故從水半見。爲陰厓所蔽。不能洋洋滿兩涘也。口則假借。猶後世言谷口矣。

支下云。去竹之支也。從手持半竹。此字重竹不重手。然則省竹之半。作丩可矣。爲其與巾字疑似也。加又以定之。乃茂堂增丩以爲个字。何也。

隶字從尾省者。不省則意不見也。尾可省者。尾從尸。從到毛。本係以會意成象形字。故可省也。

九下云象形。然當是會意。說云飛九九也。可以疊字形容。

則是事也。而吾確知爲會意。非指事者。𠄎篆當作𠄎。省𠄎之文以會意。𠄎則省飛之文以會意也。𠄎篆之右垂者。凡四畫。其一翁也。二三翼也。其四尾也。飛之翁則開張矣。翼則左右奮揚矣。𠄎即羽字象飛之形故反背也尾向下。首向上。是直刺上飛之形也。𠄎則省飛之翁及羽者。迅疾之至。仿佛知爲鳥而已。不可得而詳察之也。𠄎又省𠄎之下半者。羽毛未臻豐滿。但見其爲一團而已。此雛之習飛者。非鍛翮之禽也。如非省𠄎而作。何以審知爲短羽哉。此蓋會意之極變矣。省飛爲𠄎。猶序卦傳之正受。省𠄎爲𠄎。猶序卦傳之反受。省至九字。無可省矣。故𠄎字又加三也。

非夊二字。由飛字而生。然飛自屬指事。非夊則省之以會意。何也不合飛字觀之。則其爲非夊之故。不可見也。非下云從飛。下豸。所謂下者。指向下。兩筆言之。飛之夊向上。非則上二筆仍向上。下二筆變而向下。以會其相背之意。不必有此物情也。鶴鵠九頭。其心各有所向。則豸或拗折。固有此物。然造字不取此也。且許君此言。特言字形之由來。至說字義。則曰違也。故部中字皆取違意。不取飛意。或作非者。變文以取姿。不虞卽成飛之省文。而六書正譌直以爲正。以飛爲隸。謬也。夊下云從飛而羽不見。不言翁不見。

者羽大猶不見則小者可知也苟非迅速何以如此此二
文者不由飛字推論豈可知其意哉○鐘鼎文𠄎字蓋周
氏所本。

塵之籀文𠄎以會意兼象形其法殊妙又不得議其重疊
也篆文從麤土會意籀文三鹿無足塵全不見足也土在
上者爲鹿所揚也以此二端知兼形也。

以上皆省文會意者也有一省者有遞省者有同省一
字而各有取義者吾向者以此等會意爲會悟之會矣
由今思之乃是會合本字以爲意離卻本字卽不成意

也。然則會意中終無會悟一說矣。

有從省文會意而其義實非省者。搏部再再二字是也。此乃以搏字摺疊觀之以會其意。卽如有布二尺以杖當中荷之。則一面祇見一尺。以手當中提之。亦一面祇見一尺。然人固知彼一面定有一尺也。再所從之一。卽杖也。再所從之爪。卽手也。而所從之冉。卽如布之舉其中也。且如非舉其中。則無以成兩面也。故再下云一舉而二也。再下云竝舉也。苟不以搏字摺疊觀之。則省去一半矣。何二之云。何竝之云。

此名省而實不省者，爲省文會意之奇變，吾能識之，亦

有功於此二字也。

吾由再字悟人，吾鄉俗語，舉物之中謂之再爾雅，解舉也，卽此意而借解

字爲之。

止部出，蹈也。以足蹈物，則其足不主故常，故反之以見意。正部五，別無說解，祇引左氏。蓋說義說形說音之詞，盡佚之矣。與輔字說解正同，不必曲爲之解也。又案正字，當以正鵠爲本義，全體象形，非會意也。正鵠必正向人，射者亦正己而發，於是中正之義生焉。乏以拒矢，與正之受矢相反，故反之以見意，拒矢是欲其無矢，於是匱乏之義生焉。

吾恐許君之說正字也。祇言其借義，未言其本義也。殆亦千慮之失耳。

𠂇下云象形，不云從反。又者，左手自有其形也。又下不云又手也。而𠂇下云𠂇手也者，對文則𠂇又有別。散文則又字統兩手也。卽如少反止而訓爲蹈，是虛字也。而𠂇步所從之少，則仍是足。若散文則以止統兩足也。

爪下云亦夊也。從反爪。言亦者，承部首爪夊也。而言其字玉篇作爪，廣韻作夊。二書皆有夊字。云梁四公子夊臂後

案孟子之母夊氏，則此姓甚古。印林曰：孟母夊氏，古書從無道及者，明時始有之。恐

屬無稽。未可援據。孟林有金時碑作李姓亦無考。而聲意不合。蓋卽此尢字。斷者

連之連者斷之卽成仇也。廣韻掌下云又姓。或本是一姓乎。段氏引小顏注揚雄賦尢古掌字。案掌下云手中也。知爲手掌之專字。尢旣訓尹當爲執掌之專字也。而賦無異者。散則通也。印林曰以字體論當先有爪而後有掌以字義論當先有手掌而後有執掌。許乃以爪爲執以掌爲手中。不幾舛乎。竊謂爪又有掌猶爪又有叉爪爪皆特造之字。掌又則有所因而造矣。爪訓覆手。叉訓手足甲。而詩之爪牙。史記之揃爪。義皆爲叉。非直假借而已。古時蓋無叉

掌字惟作爪。爪後又添出又。掌乃從而分屬其義。然周禮許多掌字。竝無古文作爪之說。然則掌固其本字。而非爪之假借也。許君分繫其義。使人讀爪。爪而卽知其爲又。掌。讀又。掌而卽知其爲爪。爪焉耳。又曰。禮喪大記。爪足爪手。俱作爪。曲禮。不蚤鬚。作蚤。鄭注。蚤讀爲爪。是禮本文及鄭意。皆以爪爲手足甲也。筠案。字有不見經典者。許君卽其形說之。推印林之說。卽得其故。至以象形指事字爲先作。形聲字後作。正不盡然。又謂爪又一字。亦不然。指事篇。爪下。已言之矣。○殷從爪而向左。虞從爪而向右。小徐作虞則如故

因疑曰下云從巨卅卽此爪爪二字然爪反爪卬反卬其義殊不反又皆云闕吾恐爪卬之爲後增也。

卬下云亦持也承部首卬持也而言手部拮戟搨也蓋卬卬卽戟搨音義竝同。

卬下竝無說解而遽云從反邑是此字無義也又云闕是此字無音也既無音義何以爲字第爲罷從此一句設耳此必後人所增也夫力之反又少之反止人之兩手兩足本不同也乃若舛之從二又也又部未嘗有牛也門之從二戶也戶部未嘗有日也推之尾從到毛毛部不必有

也。爽坐從二人，不得謂匕字，又讀爲人也。爪亦有作𠂇者，不言橫爪也。幸其未嘗一切增之，故有隙可尋。

𠂇從反巳，說曰𠂇也。唐韻則候切，蓋欲以𠂇且爲節奏之專字也。吾亦疑之，殆爲卯字從夕𠂇設耳。○說文校議曰：小徐無𠂇篆，六書故𠂇从巳𠂇，引唐本曰反巳爲𠂇，蓋唐本亦無𠂇篆，筠案𠂇既非字，卽不得言從，祇當云從二巳相向耳。

𠂇從反印，印以文爲面，當其敷泥於紙，以印按之，則面向

下矣，故從反印。

西藏回疆其印色名曰蠟擦，形如醫人所搖響串，紅黃色，不知何物爲之，其封物也。

不用黏黏以火炙蠟，擦令融化，印蘸之以接於封口，卽固矣。且旣開之後，卽再以膠黏之，亦不相著矣。以其似古之泥而又甚巧也。附記之。

丸從反仄，仄側傾也。側而傾，不可轉也。丸之傾側，無所謂傾側也。本無正面故也。字形相反，意亦相反矣。

辰從反永，永者水長也。長者爲川，川有分派。江別爲沱，是也。與經流別異，故從反永。此於字形見意耳。段氏謂袤流別則正流之長者較短，是於永字之義有反矣。江別爲沱，江豈能短於沱哉。非事實，故知非許意也。段氏又夾入漾東流爲漢流，東流爲洑，亦非。此乃隨地異名，非別出也。引

爾雅河出爲灑是。

弓下云從反己。案此到之而又反之也。蓋𠄎反之則爲𠄎。到之則爲𠄎。𠄎既通體到之。而上半用其反而後到之形。下半用其到形也。

𠄎下云從反𠄎。案此說未合。當依步部例。𠄎步皆從止。少。𠄎字兩足左右分。故爲刺𠄎。步字兩足相繼。故爲行步。𠄎皆從𠄎。又𠄎兩手相向。是拱手也。𠄎兩手向外。是有所攀附也。各會其意。不得謂之反𠄎。步下云從止。少相背。則此亦云從𠄎。又相背可矣。蓋𠄎字𠄎古左字。手在左。又古右字。

手在右。如其本位。𠄎字又手反在左。𠄎手反在右。無此事也。特以指爪外向。似易其左右耳。

𠄎下云從文。𠄎相背。玉篇引同。然終恐是後人改。文部無中。直是反文耳。取相背之意。則以文兩向作之。猶𠄎從二。臣相違。不得緣其文而妄於文部增𠄎。臣部增𠄎也。凡相反之有義者。如𠄎𠄎之類。必是原文。其無義者。如𠄎𠄎𠄎之類。吾皆疑之。而𠄎尤甚。其說曰。從反邑。𠄎字從此。闕一也。玉篇不收。二也。大徐不引唐韻音切。是唐韻亦不收。三也。朱翱亦無反語。四也。類篇引小徐怨阮切且以事實言之。𠄎下云

鄰道也。鄉下云里中道也。鄰里一義。而唐韻皆胡絳切。則其音又同。當爲一字。而𠄎字會意。鄉乃孳育之形聲字也。然則兩邑仍是一邑。取其中央闕然爲道耳。若是兩邑。則吾鄉邨落最密。相距亦必二三里。不能有此二三里之闊巷也。且邑安有反正。然可以云反者。會其意也。東西巷則居南者北戶。居北者南戶。南北巷亦然。是相反也。何取於別作邑字。然則舛字下。亦云從二爻相背可矣。𠄎字下。亦云從兩邑相背可矣。金刻從邑之字。在右者皆正。在左者或正或反。則邑祇是邑之變文。爻從後至也。𠄎跨步也。從反爻。此則兩義不相蒙。而但取

字形相反者。

北從二人相背。猶夾從二人相向。反人仍是人也。

𠂔之與門。以𠂔從反。𠂔例之。則卯下當云從反門矣。而許君不然者。云從反門。則是開字意也。故竝不云從二戶相背。第云象開門之形。此許君措詞之審細也。𠂔下云閉門。放此𠂔閉門而字不反𠂔。以反𠂔仍是門字也。故連其上以見閉意。此又有所避而變形。爲會意之變例。

𠂔從反𠂔。匕從反人。无從反欠。身從反身。司從反后。𠂔從反人。𠂔從反𠂔。𠂔從反𠂔。以上八字雖無說。特由此類字

少皆集之以備考也。

以上皆反文以會意者也。其中亦有不然者。類聚便於觀覽。如𠄎、𠄎、𠄎是也。且此及到文。法頗新奇。用力少而成功多。故不使或遺。少、少二字亦相反。而許君不言。

殆以其同義邪。沙之重文作沙矣。

𠄎與𠄎同義。𠄎與𠄎同義。而皆言反。則少

下不言。或亦偶然耳。

○易曰。天地交泰。天地不交否。此一類也。皆

於反正取義。反文到文。蓋足象之。

下下二字之說解。小徐本作從反上爲下。案當言到而言反者。上字無反。故通其文。

干從到入。而說曰從反入。人字無反。不待分別言之。到入非字而得言從者。入之以不順。所以見干犯意也。

幻下云從反予。當依玉篇作從到予。推予者實事也。到之則幻妄也。

丹篆作。徐依小而古文作。是顛之倒之。仍一字也。惟與

甘篆作。疑似。蓋小篆變其文。卽以此也。

卑從到言。而說曰反。

市從到屮。而說曰從反之。而市也者。此必當言反者也。屮者出也。旣出而反。是周市也。苟言到則無以見意。

匕從到人。屍從到毛。竝加尸以會意。鼎從到鬲。去從到子。流從到古。文學。

以上到文以會意者也。艸艸中巾。正相顛倒。然各自象形。不在此例。○以上十二類皆變例也。

有會意字而所從之字各自爲意。必不可會者。許君亦兩分說之。不肯勉強扭合。聞疑載疑也。君下云尊也。從尹。此釋尹字也。君尊尹三字聲相近。又云發號故從口。此釋口字也。君字尹口二義不甚聯貫。故許說兩對立文。設以在口部。而曰從口從尹。則是爲君者尙口也。卽如小徐從尹

口。又是所治者口也。

人部伊下云尹治天下者訓尹以治

文義皆不可通。許

君說字。必揣聖人制字之意。不肯執見成之字。隨文說之。遇難說者。必不牽合。今之君子。見其字上尹下口。卽曰從尹口。亦曾念二字之不相附屬乎。

孛下云甯也。從艸。此一義也。承甯下說艸木甯孛之兒來也。人色也。從子。此又一義也。起下所引論語也。兩義相對立文。不復牽合爲一。又春秋有星孛于大辰西。此不及者。卽甯孛字之引申義也。

聯下云連也。字義不難知也。然絲可以連耳。何以連合絲。

於耳。又何以連字形殊難知也。故許君分疏之。而各以連字與字義黏合。終不扭合耳。絲爲一義。疑以傳疑也。段氏增四字非也。

右三字許君本疑之。

冢從冂豕。文不成意。與冢字同一不可解。

冂下云登也。從門下不甚可解。段氏改下爲上。則誤。門之上則楣。楣之上則宇。非可登之物也。

右則余不能解者。記之俟質。

凡會意字。或會兩象形字以爲意。或會兩指事字以爲意。

或會一形一事以爲意。或會一象形一會意。或會一指事一會意。皆常也。然亦有會形聲字以爲意者。言從辛聲。而詹荷信音。音諛善。則從之以會意也。支從卜聲。而食寇敗。畋牧改攸。攸。則從之以會意也。勅從丰聲。而契契從之。穴從八聲。而突竄汙從之。句從山聲。而拘筍鉤雖從之。放從方聲。而敖敖從之。畀從缶聲。孫惕齋謂從缶聲。似是。而鼻異從之。夔從亏聲。而夔夔從之。聿從一。而筆屮聿建從之。疑從匕。矢兩聲。而儼儼從之。身從尸。而躄躬從之。能從日聲。而罷態從之。辰從厂聲。而辱晨辱從之。糴從翟聲。而糴糴

從之。取從臣聲。而緊堅畧從之。柔從矛聲。而鞣煉從之。壯從爿聲。而裝裝從之。及從儿聲。而役投殷般從之。齒從止聲。而齶齶齶從之。馘從彳而彳聲也。郵從垂而垂聲也。也。凭從任而任聲也。辭從受而受聲也。肸從舟而舟八聲也。執從壘而壘聲也。菅從旬而旬聲也。會從曾省而曾聲也。等從寺而寺聲也。徵從微省而微聲也。疊從宜而宜聲也。寡從頒而頒聲也。僂從叟而更丙聲也。顛從景而景聲也。擗從舉而舉聲也。繇從帛而帛聲也。董從黃省而黃聲也。銜從金而金

今聲也。隍從毀省而毀，毀省聲也。醢從益而益，右聲也。无從元而元，兀聲也。頽從類而類，類聲也。襁從襄而襄，戔聲也。蕪從風而風，凡聲也。鼈從犛省而犛，犛聲也。犛則未聲也。博從專而專，甫聲也。甫則父聲也。冥從冥而冥，冂聲也。腥從星而星，生聲也。塞從塞而塞，塞聲也。饗從鄉而鄉，皀聲也。寢從夢而夢，菅省聲也。纒從纒而纒，冡聲也。畱從畱而畱，𠂔聲也。侍從待而待，寺聲也。債從賣而賣，齧聲也。嬴從羸而羸，羸聲也。竣從夊而夊，允聲也。慮從廣而廣，黃聲也。泐從防而防，力聲也。斃從徹而徹，育聲也。醫從毆而毆，医聲也。

也。沙從少而少，人聲也。𤑔從熱省而熱，執聲也。又有兩體，皆形聲字者。寤之從寢省，從言也。設之從言，殳也。認之從言，思也。教之從孝，攴也。誼之從言，宜也。鞞之從支，羣也。𧑦之從盧，盧也。至於展轉而從形聲字者，如音從言而從音之章，不計也。鼻從畀而從鼻之𧑦，不計也。然已一百一十字。會意字凡千二百餘，已幾及十之一矣。蓋形聲字上古卽有之。如五岳四瀆之名，縱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亦在唐虞之世。卽身齒言聿星風黃金，皆不應爲古所無也。李斯作小篆，卽合古之形聲字以爲會意，亦理之自然者矣。

○五百四十部首而形聲字五十五。由此推之，而會意形聲之不分氏，亦可見矣。故六書之次，班志則象意先於象聲，說文則形聲先於會意。

轉注

許君敘曰：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裴務齊謂考字左回，老字右轉，以隸釋篆。至爲鄙俗。戴侗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亦用左回右轉之說。別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匕，反欠爲无，到子爲六，用以爲例。是以形之變轉，其義則混。

於象形會意。鄭樵六書略曰：諧聲轉注一也。則混於形聲。不知許君云：建類者，建立也。類猶人之族類也。如老部中字，夔耄耆壽皆老之類。故立老字爲首。是曰一首。乃諸字皆以老爲義。而耆字直說之曰老也。與考下云老也同詞。顧不云老者而云考老者，則以其同意而非相受也。老下云考也。考下云老也。始爲相受矣。何爲其相受也。老卽耆。耆卽老。故不能相受。若老者考也。父爲考。尊其老也。考下云子承老也。此老字卽作考字用。以孝字然上承考字。故云。然易曰：意承考也。卽許所本。然

考有成義。謂老而德業成也。永錫難老。考槃在澗。則不可互用。是知以老注考。以考注老。其意相成。故轉相爲注。遂爲轉注之律令矣。說文分部。原以別其族類。如譜系然。乃字形所拘。或與譜異。是以唐書宰相世系表。同一韋氏。而九房分焉。同一郭氏。而陽曲華陽中山分焉。或同姓而別其支。或同氏而異其祖。而說文不能也。是以蔓芭皆嘉穀。而字旣從艸。不得入禾部也。荆楚本一木。而荆不得入林部。楚不得入艸部也。故同意相受者。或不必

建類一首矣。考老疊韻，惟萊刺當苗之類，尙與同例。它或不能矣。頁首首面四部，又手寸三部，止足走疑四部，如世系表之分房，其轉注宜也。而部首意絕遠者，亦得轉注，則如人之爲後於異姓者矣。要而論之，轉注者一義，而數字假借者一字而數義，何爲其數字也？語有輕重，地分南北，必不能比而同之。何爲其數義也？古人於有是語無是字者，借之，卽有是字者亦借之，取其入耳可通而已。故老從人毛匕，會意字也。考從老省，𠂔聲，形聲字也。

則知轉注者於六書中觀其會通也。假借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

茉莉也。莉，菜也。當，蓄也。蓄，當也。皆同聲相轉注。

菱，芰也。芰，菱也。楚謂之芰，秦謂之薺，皆國別方言。但以義轉注，聲不同也。

蒹，蕭，薊，亂，以初生未秀。八月已成爲別，聲相通也。

菡，萏，蓮，茄，荷，蓍，蕩，以根葉萼實爲別，聲不通也。

性同而形不同，則殊異其詞，如楊，木也。檉，河柳也。

吾鄉呼爲隨河

檉，小楊也。以其皆可爲檉，檉也。屢，山桑也。楮，柘，桑也。

依小

徐以其皆可飼蠶也。段氏謂柘桑相似，蓋未見其木。夫蠶之初生，桑芽未發，剪柘濟之，卽如蠶將老而桑已盡，則縱之豌豆中，亦可不死。但繭薄耳。又如山蠶食榭及櫟，樗蠶食樗及蕪麻，皆不可謂之相似也。又椒亦有蠶，女好而有二黃角，觸之則角縮如蝸牛。杏亦有蠶，入地作繭，特堅於它繭，頗難得。此皆所謂野蠶成繭，古人以爲瑞應者也。余恆見之，不以爲異。

桷椽椽，一物也。而周秦齊魯分焉。楣檐栒槐榑聯，一物也。而齊楚秦分焉。𦉳，屋栒也。秦謂之桷，齊謂之𦉳，是齊呼椽

爲桷。秦呼栢爲桷，則一名而各有所謂焉。且齊旣謂栢爲檐，又謂栢爲斧，則一地異名焉。

有因所用而異其名者。圉，圍一也。而養畜與禽獸分焉。園，圃一也。而樹果種菜分焉。

牯，下云驂牛也。驂，下云牯馬也。羯，下云羊殺牯也。羝，下云驂羊也。豮，下云羝豕也。猗，下云牯犬也。其事則一。隨所施而異其名耳。交互說之，不煩言而已解。今概謂之駟

揃，下爲搃。故說揃曰搃也。搃，下爲批。故說搃曰批也。批及擗，下爲捽。故說批擗皆曰捽也。至捽而異名畢矣。

卽說之曰揃曰搯曰批曰擗人究不知爲何事也故質言之曰持頭髮也而上四字皆可知矣如此易解而段氏改搯下批也爲擗也以擗下一曰搯頰旁也爲據且無論一曰之文多不足信或以批擗之形不異卽訓可互通故加此句卽屬許君原文則有正義有借義者多矣搯爲批之正義爲擗之借義獨不可乎且卽如段氏意則許君何以使搯批相次而擗反在四十六文之後乎○又案兩字轉注有一習見字乃可用如此五字者今皆無此語蓋許君時亦無此語故逐字遞相注而不復轉也亦轉注之變例

矣。

有隔字而後轉者。如論下云議也。議下云語也。語下云論也。有互見以爲轉者。如讖下云誕也。誇下云讖也。誕下云詞誕也。講下云讖也。四字相注。而其詞則不轉也。段氏謂詞誕爲誤。非也。許自用無逸之旣誕耳。傳云欺誕

恚下云恨也。段氏改爲怒也。而謂各本作怨也。皆誣也。案自勰至快。凡十七字。惟惡憎二字橫互其閒。餘十五字皆怨怒之類。且恚下云恨也。恨下云怨也。怨下云恚也。展轉流通。此多字相爲轉注之法。與兩字轉注更無它字者不

同段氏必能知此。此則倦時偶誤。

轉注有羅紋法。言部誼相毀也。此毀乃髮之借也。女部髮惡也。此惡乃誼之借也。猝視之若不相涉。而其意可以互證。且兼以明假借矣。

說文同部轉注。異部轉注。段氏皆發其端矣。然惟衣部裘下云。夔也。交部夔下云。袞也。此類段氏乃知之。如女部姁下云。醜也。面部醜下云。面醜也。此類轉注之法。段氏則不知而改之矣。又有轉注而再加注以申之者。段氏尤不知。則以句讀不明之故也。日部早下云。晨。本作晨。依段氏改。也。而晨

部云早味爽也。早字自爲句。蓋以晨早轉注。尙不定其爲
鷄鳴時邪。抑旣旦時邪。故加味爽二字。是所謂早者。乃指
將明未明之時。而晨之義始與旦之義別也。周書時甲子
味爽。傳曰味爽。早旦是也。然則何不云早也。味爽也。曰。此
說文例也。以早通晨之名。以味爽釋晨之義。苟加也字。則
分爲兩義矣。而玉篇往往加也字。則顧氏不如許君之精
審也。食部餼下云祭酌也。玉篇同。廣韻集韻引竝同。後漢書王
渙傳。李注引說文。醑。祭酌也。何伯求傳。李注不引。亦同。此文案說文無醑字。以其說之。祭酌也。與今本同誤。知所引
卽餼下惟元應引作酌祭也。是也。以西部酌下云餼祭也
說也。

絜之可知。餒，酌轉注，皆祭名也。竝作兩句讀，二事皆主謂。

酒故玉篇餒亦作醲。

廣韻分之，集韻亦合之。

土部垣下云牆也，而嗇

部牆下云垣蔽也。牆垣之用，皆取於障蔽。左傳曰：人之有

牆以蔽惡也。彙下云茱，畝也。亦兩句讀，而微與它處不同。

畝下云春去麥皮也。乃其本義。漢人呼茱爲畝，而又不

隄之正字。

見韻部

故先以茱通其古名，再以畝通其今名也。

此處已明。故茱，相下皆直曰畝矣。吾鄉皆呼爲盞，而斗部

斛乃其正字也。

釋器，斛謂之斛，斛謂之斛。

椀下云椀木，斲也。椀下云椀

木未斲也。此既已轉注而又互申其義也。穢下云穫刈也。

似可不加刈字。以獲下云刈穀也。足以了之也。必別言之。

者刈乃芟艸之專名。穡獲則刈穀之名也。

釋詁。穡。穡獲也。獲。殆獲之譌矣。

尸下云瑞信也。瑞下云以玉爲信也。虞書第言五瑞。則不

兼周禮諸節。而尸固其統名也。故先以瑞通其名。而後說

之曰信也。甸下云市徧也。謂甸市之詞皆徧之意也。市下

云周也。不用甸字。所以發明假借。設甸下第云市也。則假

借之法不明。惟徧下亦曰市也。於是。以市說徧。以市與徧

說甸。而後以周說市之爲借。曉然無疑。而凡說解中之用

周爲徧。不用密也之本義者。亦皆曉然無疑。而段氏改市

下云匊也。於此又疑徧爲衍文。何其不瞭。厶下云姦。姦也。其姦下云私也。旣用借字矣。於此又加姦字者。則以厶之義廣於姦。凡不公不正者皆是。不第爲姦逸之名也。段氏欲刪姦字。誤也。庖下云廚也。廚下云庖。屋也。玉篇同。業轉注矣。而加屋字者。庖爲宰殺之所。不在屋中。廚則高飪之所也。故微加區別。虫部蛩下云跌也。宋棐二徐本同而長部跌下

云蛩。蛇毒長也。

依玉篇改

跌。蛩皆名目。故總釋之曰蛇毒長也。

玉篇曰蛩也。蛇毒長也。此自是玉篇例。不得於說文增也。字。示部柴下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火部燹下云。柴祭天

也。柴燹皆其名。祭天乃其事。而又一詳一略也。甬部躑下云。塞上亭守燹火者。火部燹下云。燧候表也。燹燧轉注。而候表亦是兩意。候主望敵爲言。表主表示本國言。如列樹以表道之表矣。木部械下云。篋也。篋乃匣之或體而匸部匿下云。械小徐有此字藏也。二字皆非恆用。故申之以藏。阜部隅下云。陬也。而陬下云。阪隅也。又疑阪爲陬之譌。於陬言阪則隅。隅隅疊韻字也。可知矣。凡物有角皆謂之隅。而不謂之陬。此自古人偶不借之耳。不得謂隅爲通名。而陬爲阪隅之專名也。阻下云。險也。險下云。阻難也。隋下云。陵也。陵下云。隋高也。皆兩字

轉注而加難與高以申明之也。以上農餽酌牆棄椀榭穡
口芻厶廚馱糞糞匿陬險陵凡十九字。惟廚陬二字說解
一句讀其餘說解並作兩句讀皆既已轉注而又加字以
申明其義者也。又有轉注而其字即可通用者。禱下云禱
牲馬祭也。段氏引杜子春曰禱禱也。此卽許說之句讀也。
先以禱釋禱。再以牲馬祭說其所爲之事。音義既同禱而
不列爲禱之重文者。蓋其義分廣狹矣。廣韻三十二皓禱
牲馬祭也。無禱字。是知說文句讀者也。且人所以讀爲一
句者。殆以牲馬不應祭而附會既伯既禱之文。於是小徐

引詩作禡而大徐直以爲許君語然禡字之得存卽以此也。許說所據者周禮甸祝禡牲禡馬也釋天既伯既禱馬祭也第據詩言與許不同初學記引說文祭豕先曰禴則讀者疑之而又以爲無用直刪之也荐下云薦蓆也薦自爲句音同則義通今所用薦藉字皆荐之義蓆也始說荐義矣。顛下云選具也。謂顛選通用而其義則具也。玉篇云顛或爲僎古文作選案人部僎下亦云具也。而選下云遣也。顛下之選非其本義故又言具以明之。爰下云綴聯也。兩句讀爰綴同義蓋遞增之字唐韻不同音蓋亦古合今分也。段氏日以綴說爰猶以絜說爰得

其理矣。以上三字，則以轉注而兼明假借者也。又有卽是一字者，干下云跨步也，干跨一字，以重文爲訓也。步字乃釋其事，𠄎下云𠄎也，覲下云𠄎也，覲𠄎一字，故再用𠄎下之說也。澱下云滓塗也，此廣三名也。故淤下又以澱滓連文。滓塗二字下皆云澱也。黜下云黜謂之塗，塗滓也，而澱黜之爲一字明矣。別有發明假借而今人誤讀爲一句者，禳下云：「曰禳，禳使灾不生，當作三句讀。禳也者，衛也。使灾不生也。禳衛雙聲。又人之血氣曰榮衛，皆非衛之本義也。諷下云便巧言也，便自爲句。所引論語今本固作便。

也。巧言乃直解之。夏下云營求也。營字一句所引書序夏求。今本作營求。宗下云尊祖廟也。宗尊雙聲通用。故伯宗亦作伯尊。又有發明它部字之引伸假借。而亦當讀爲兩句者。行下云人之步趨也。而循下云行順也。此乃循行國邑之行。於此發行之引伸義也。順則以音釋其義。豈可刪乎。訓下云說教也。而詁下云訓故言也。玉篇同後漢書桓譚傳注引說文詁訓古言也。然則訓字一句與說教義同。詁之義也。古言也。一句又以字形說字義也。而今譌古爲故者。蓋以毛詩故訓傳。今本作詁。遂緣古故之通用。忘其爲

兼說字形而改之也。不然，詁爲會意兼聲之字，而但云古聲者，則以說字義已見古字也。辟下云法也，而漱下云辟漱，鍊也。此乃萬辟千灌之辟，以辟說漱，再加漱鍊，以覈其實也。表下云上衣也，而箋下云表識書也。此表爲箋之別名，識書則其義也。毛詩釋文鄭氏箋下引字林，箋表也，識也。禁下云吉凶之忌也，而籀下云禁苑也。此乃宮禁之禁，又以苑通其名也。故玉篇引漢書注，繇連禁禦以說之，禦人之義。說文借用御，籀字從御，故以禁說之。蓋謂籀苑一物，何以有兩名，特以御人使不得闌入，故又名籀耳。苟連

讀禁苑。而苑下第言養禽獸。不見禁意。將無苑爲不禁人

之所乎。不可通矣。

備禦之義。古第用御。漢初則借禦。故許君說禦曰祀也。所以存古訓也。如擲風

谷風亦以御冬。以我御窮。此古借御之證也。毛傳御禦也。此以漢時借字釋古借字之法也。釋文一本下句卽作禦字。此後人以今字改古字也。大雅縣。禦侮。釋文作御。云本又作禦。說文珠下引國語。珠以禦火災。蓋後人以今本國語改之。

置下云赦也。而奠下云置祭也。以見置之。又訓爲奠

而奠之事。則祭也。召南毛傳。奠置也。鄭箋。謂教成之祭也。

各舉一義。許君兼明之。秦下云攘臂繩也。而糶下云秦束

也。此秦以靜字作動字。用爲糶之別名。

韻會謂糶亦作秦。則兩字本通。

而

束則其義也。冠下云秦也。所以秦髮。亦以秦之借義爲束。

已於糝下明之。不嫌於以冠爲攘臂繩也。箸下云飯敬也。

而倬下云箸大也。此乃箸明之箸。倬箸雙聲。故通其詞。雲

漢毛傳第云倬大也。足證箸字句絕矣。倬下云辟。大徐作避也。

而倝下云倝婁也。此乃倝陋之倝。故又申之以婁。玉篇但

云倝也。而注倝曰邪也。將無倝爲邪倝乎。此顧氏之疏也。

接下云交也。卽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之謂。而裨下云

接益也。此以布帛相續而謂之接也。其事爲接。其義爲益。

蓋衣短而別以布帛續之。有益於舊也。鑠下云銷也。而煉

下云鑠冶金也。此補鑠下說之未備也。金部銷鑠轉注。而

與鑄同義。鍊下云冶金也。煉與鍊同音義，而加鑠字者，謂銷鑠之而後去粗取精也。冶下云銷也。鎔下云冶器法也。許君以冶金說煉，卽以說鑠。漢書董仲舒傳，若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卽許君義也。玉篇煉鍊下皆曰冶金，蓋誤。駟下云壯作牡者譌馬也。而樊下云駟大也。樊駟同音，相訓謂壯馬之駟之。又訓樊，非謂訓大之樊之。又爲壯馬也。釋言樊，駟也。方言，凡人之大謂之樊。許君合用之。其或與右數種無涉，而亦當兩句讀者，竝綴於後。殂下云往死也。往字一句，尙書疏亦以殂爲往。爾雅云殂落死也。而許君曰往。

者。殂。徂也。徂。往也。本乎天者親上。人死則智氣在上。故謂之殂。本乎地者親下。故曰體魄則降而謂之落也。許所據尚書作勛。乃殂。則尊尊之詞。猶曲禮天王登假矣。殂。下云微盡也。微字亦當是一句。而似有譌誤。蓋爾雅穀梁傳皆曰殂盡也。許君加微字。而微之音義皆不與殂合。殆用公羊灋字而曰灋盡也。以灋說殂。音義通也。再以盡說之。則質言其義也。讀者蓋未檢公羊灋漬之說。疑灋爲殂之譌。纖。下云細也。細。下云微也。衿。下云微。纖爲功。殆展轉而改爲微。乃不可通乎。剗。下云劃傷也。剗。下云利傷也。皆似是

兩句其實爲劃爲利其義則傷也顧劃傷詞猶相連利傷必不相連此蓋爲聘義廉而不劌作注解廉則疑於鋒利矣然不鋒利故無所傷也鄭注傷也乃直解之許君加利字則原其情也樛下云棺槨也其用則棺其形則槨也薶下云薶榮也兩句讀然與它處少異薶薶榮三者皆其名以其義不須說也莽下云艸之莖榮也莖卽薶之或體爾雅釋艸同釋言曰皇華也與說文引薶莖也異蓋本用或體莖後又省艸也稽下云留止也兩句讀稽留成語留止不成語留下云止也玉篇稽下云留也皆可證園應引留

止曰稽亦不知句讀而顛倒引之稽之爲止乃是少留非
竟止也故不能直以止說之賒下云貫買也以貫通其名
以買表其實故貫下云貸也玉篇曰不交賣也蓋易曰交
易而退而賒者但取其物不付以錢其事爲不交有似借
貸而後必付之故曰買也故賒貫二字下作兩說展轉以
通其義賒者之錢交以遠曰故假賒爲遠夙下云早敬也
玉篇早也敬也早以通夙之名敬其義也下文早敬者也
則連言之承此文也乃其言爲早而字從夕者故下文申
其義以詩多夙夜連言禮乃單言夙興故知此字以夕爲

主義而不入乳部。抑本部字皆正言。夂獨夂從夂而義則爲早。與部首反對。故在部末。乃此下又有夂字。吾恐卽是夂部之夂。重出於此也。而玉篇亦有。穉下云虛無食也。兩句讀。傷下云熾盛也。毛傳祇言熾也。知爲兩句。傷之義爲熾。而詩人之意。則以喻褒姒之勢盛也。故熾盛二字。一表一裏。迭相訓釋。非如偲下云彊力也。爲順遞之詞也。故曰熾也盛也。則成兩義。故合爲一句。其實則分字面字義而說之也。備下云均直也。同上。玉篇增爲均也直也。段氏不察。而依之。卽如倬下云明也。大也。所謂明。卽說文之箸也。

亦分爲兩句矣。覲下云遇見也。兩句讀草蟲毛傳云遇也。覲下云蔽不相見也。覲蔽雙聲。自爲句。卬下云望欲有所庶及也。固是兩句。然如小徐望下加也字。則成兩義。卬下云輔信也。所引書。今作弼。釋詁。弼。棐。輔。比。備也。易曰。比輔也。卬當卽是易爾雅之比。特輔之爲信。未見耳。庀下云儲置屋下也。儲字一句。人部儲。侍也。侍。待也。此加置屋下者。謂頓置於屋下以待用。兼釋字之從广也。而儲侍二字之義皆明矣。庀侍同音。是同字也。庀下云礙止也。兩句讀石部礙下云止也。則此云礙也足矣。而必加止字者。則以庀

礙二字。世多連用。故礙下不云塵也。爲其詞之不順也。駢下云。驂旁馬。驂句絕。鄭注檀弓曰。駢馬曰驂。箋詩曰。驂兩駢也。哀下云。灰哀煤也。呂氏春秋任數篇云。臺煤入甌中。高注讀臺爲哀。云。哀煤。煙塵也。然則說文灰字一句。爲其訓義。哀煤連文。乃灰之別名。乃不云哀煤灰也。本部又無煤字。蓋經倒亂。捩佚矣。高氏所云煙塵者。謂煙之所熏。久而積爲塵也。又水氣所生曰莓苔。火氣所生曰哀煤。其物相似。故音同也。臭下云。大白澤也。兩句。大白以字形說字義。從大從白。承此句。澤也。句直解字義。古文以爲澤字承

此句抑此澤也。蓋白鳥皐皐傳鳥白肥澤之澤矣。或誤讀爲一句。而謂爲白澤之大者。白澤非中國物。古人不應爲製字。且又無事於區別其大小也。晉下云廢一偏下也。廣韻引同。玉篇第云廢也。案廢字一句。廢者屋頓也。乃向下委頓之名。偏者頗也。頗者頭偏也。此云一偏下。則不用偏之本義。乃左傳晉楚各處其偏之偏。偏者邊也。謂一邊下也。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一邊下斯廢頓矣。一邊下卽有一邊不下。如跛者之偏任一足。故引伸爲替代之義。憚下云忌難也。其情則忌。其故則爲其難也。忌下云憎惡也。

憚不用其正義。故加難字。且忌與忿。悵怒爲類。是毗於陽者也。憚與忌。愁恐。悵字爲類。是毗於陰者也。其氣有盈歉之分矣。快下云不服懟也。亦兩句。由其心不服而生懟也。玉篇懟也。不服也。悵下云望恨也。亦兩句。望爲悵之故。恨爲悵之情。故詞人悵望連用。疊韻字也。慄下云愁不安也。其訓爲愁。其意爲不安也。慄慄爲吾鄉常語。猶醫方所謂胸口嘈雜矣。沖下云漏搖也。兩句讀。漏下云滕也。滕下云水超漏也。段氏依韻會改漏爲踊。案漏滕轉注。且下文滴洗波三字。皆言漏。似不須改。惟沖之義與漏同。而所指

不同。故言搖以別之。容下云深通川也。言容者深也。而非淺深之深。謂深川之湮塞者。通不通以使之通也。此處引

書容畎澮距川。川部引作濬。々々距川。而說之曰。言深濬

依釋水疏
補濬字

々々之水會爲川也。卽是深通川也。之箋疏而

深字自爲句明矣。振下云舉救也。其義爲舉其事爲救也。

謂之舉者。猶云拯於水火之中。拚下云上舉也。妻下云婦

與已齊者也。婦自爲句。蠶下云小蟬。蝸也。兩句讀。蝸下云

蟬也。渾言之。此析言之。蝸乃良蝸。色具五采。形小於蟬。而

蠶之色則如蟬。形則如蝸。鑄下云大鐘。淳于之屬。所以應

鐘磬也。合三句以解一字。曰大鐘謂其用也。曰淳于之屬。仿像其形也。設鏞果是大鐘。則鏞下云大鐘謂之鏞矣。鏞鏞非一物也。段氏謂大鐘下當有也字。非。旨下云大陸山無石者。大陸廣其名。山無石者釋其義。以上諸句讀。段氏率不知而混爲一義。偶然分之。則增一也字。或且誤加刪削。不知字有表有裏。名目表也。意指裏也。兩也字卽成兩義。而連讀之。則有必不相屬者。卽如顛下云選具也。旣具而後可選擇。不能先選而後具也。其四字者。如扶下云扶疏四布也。扶疏其名。四布其義。人皆知之。而此兩字者獨

混爲一句乎。雖所輯有可句者。有可讀者。亦竟有不必分者。而吾不憚穿鑿。爲畫鴻溝之界。將使鹵莽者趨於精詳。不慮精詳者墮於滯泥也。亦國奢示儉之意夫。

釋例卷四補正

異部重文篇一條較此詳辨可刪此存彼一葉後四行竊謂以下盡本條皆刪

爰所從之爪是夨字則采所從之爪亦當是夨字禾之采必下

夨也若是指爪則爪禾為采不當與爪木為采同意乎四葉後六行采

字條

重之在上者謂字形一在史上七葉前八行

盥下云從白水臨皿此順遞為意而兼指事者也然筠清館周

仲子化盤口自作盥盤作盤二字皆反文其篆作乃為完備上半

白水之白乃沃盥之人之兩手也此奉匱之狀古匱字作

乃不從匱而從水者其事主乎水也中央之即字乃

澡手之人之兩手也下有皿以承其水其事乃備小篆省下雨

手許君始以白為溲手者之手矣

十四葉前六行
東字條前

積古齋留鼎昔作日其肉愈多

十七葉前八行

眾者目及其尾也。眾者手及其尾也。似有遠近之分。然逌仍是

眾。逌仍是眾。釋言逌逌也。公羊傳祖之所逌聞也。漢石經作逌

聞以雙聲而通用也。尾者譬況之義。尾隨之也。又部及逌也。从

又从人及字之形亦與眾眾一例。

十九葉後七行
眾字條

鐘鼎中字多矣。皆作永字用。然如仲駒父敦通體皆反。可

也。而叔殷父敦獨此一字反也。曾無一器用為派者。

二十五葉辰從反永

條

平安館子斯父簠字似邦字反文。○筠清館周邛君婦壺



字邑在右亦反

二十葉後五行